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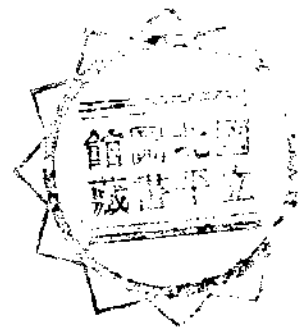
003

國樂文藝

二十一年九月一日

第一卷 第十七期

嚶嚶書屋出版



白金龍



超等香烟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出品



南華文藝

第一卷第十七期

南華文藝 第一卷 第十七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九月一日出版

目錄

| 插 | 圖 |
|---------------------------|---|
| 靡靡秋已夕，淒淒風露交（畫菊）……………孫福熙作 | |
| 評判（法國摩羅女士爲孫福熙塑像）……………夏布意攝 | |
| 孫福熙塑像（沙龍出品）……………摩羅雕 | |
| 他姓孫（速寫）……………劉既漂作 | |
| 金甲金矛（西湖湖濱公園）……………孫福熙作 | |
| 作畫（孫福熙速寫）……………劉雪亞作 | |
| 玉樓人醉（北平清華園）……………孫福熙作 | |
| 螺髻（南京玄武湖公園）……………孫福熙作 | |
| 微笑（孫福熙在法國）……………吉維攝 | |
| 銀絲萬卷（西湖湖濱公園）……………孫福熙作 | |
| 哀蟬無留響，鸞雁鳴雲霄（畫菊）……………孫福熙作 | |

筮六爺的計策……………荆有麟……………（五—二〇）

抑鬱見北平……………會仲鳴……………（二〇—一）

黃花時節……………奇柳……………（二〇—一）

文學上的主義與流派……………葉飛……………（二—一七）

南華評論第七期……………象春等……………（二—一）

改譯和試譯

張志澄譯……………(二六—三)

馬車

俄國郭哥爾著
孫國仁譯……………(三一—四)

義務教育……………

孫福熙……………(四—)

詩 詞

詩人給他底愛人……………

何德明譯……………(四—)

愛着在年青，美麗姑娘……………

何德明譯……………(四—)

妹妹醒來……………

何德明譯……………(四—)

海葬的哀曲……………

何德明譯……………(四—)

Atol的短歌……………

何德明譯……………(四—)

愛……………

何德明譯……………(四—)

蘇特羅之泉

日本秋田雨雀著
谷冰譯……………(四—五)

新希臘文學之昨日和今日

張一凡……………(五—六)

一個警察的日記

王慧冰……………(六—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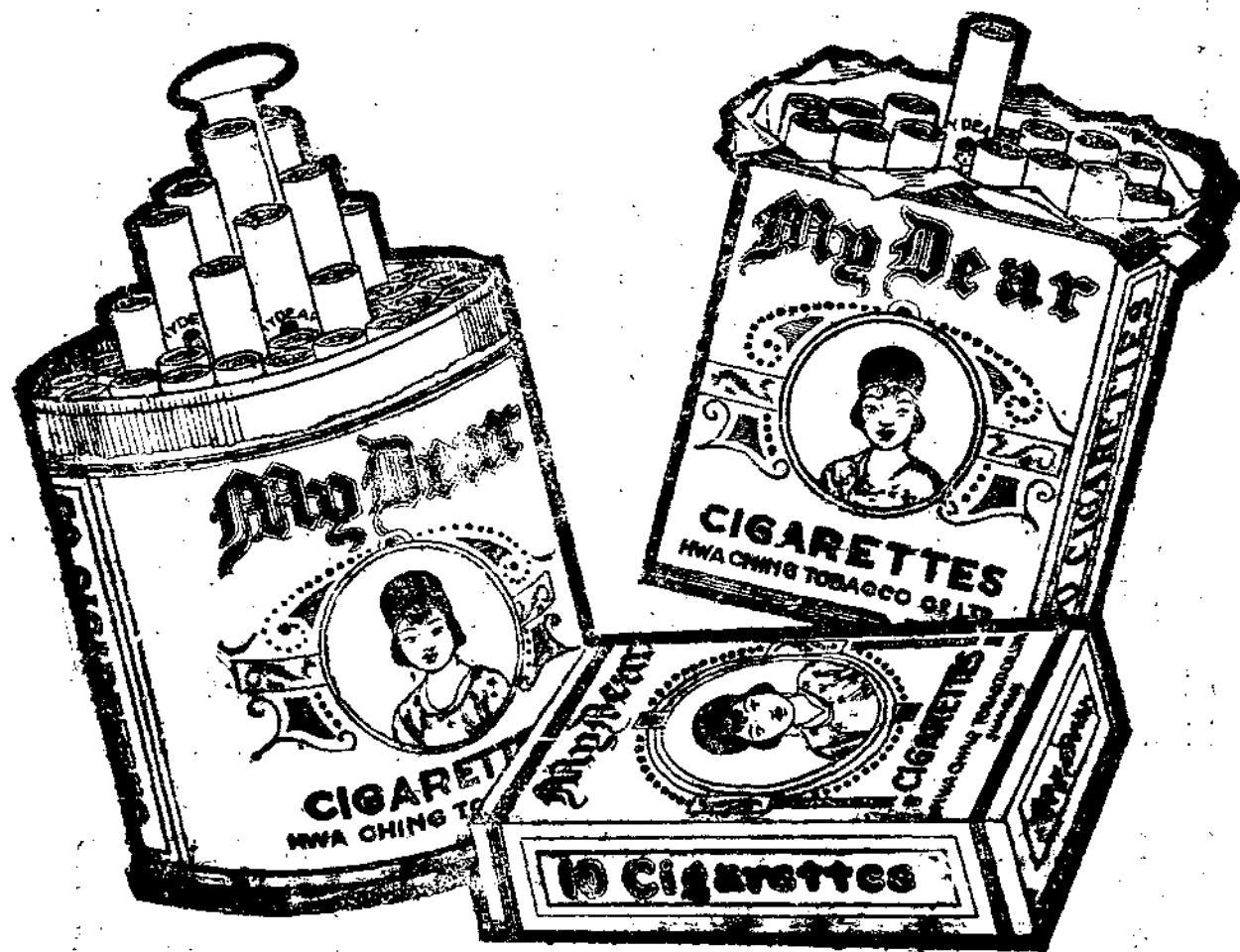
街頭

Alfred Sukro作
盧月化譯……………(七—八)

人與黃花同憔悴……………

孫福熙……………(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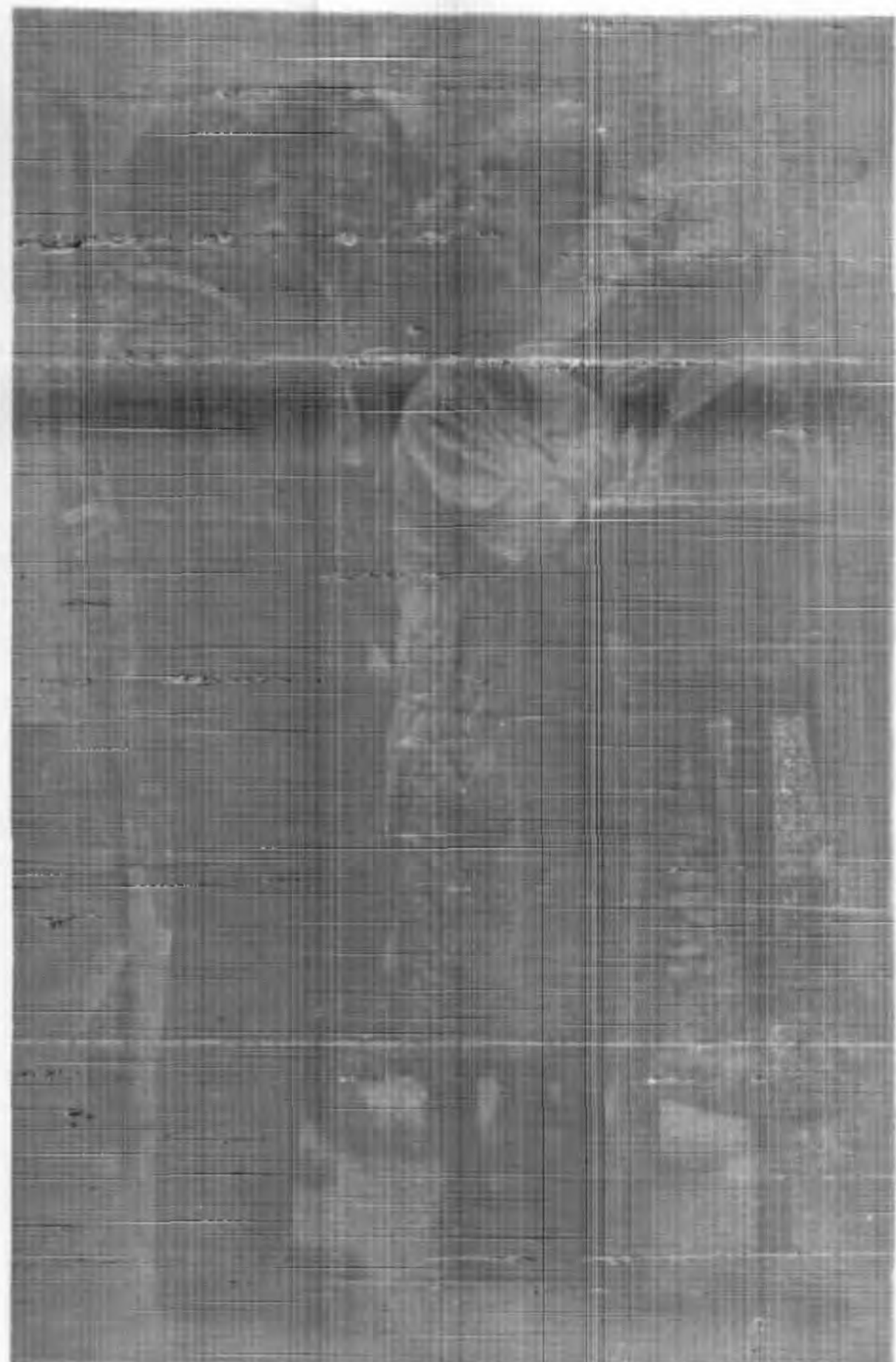
美麗牌香煙





孫福熙作

● 靡靡秋已夕，淒淒風露交



孫福熙塑像

孫福熙研究菊花，已將十年，每至秋日，必奔跑各處畫菊花。其著作「北京乎」及「貢獻」旬刊第二期，「中學生」一九三一年十月號中，均有研究文字。



他姓孫

劉既漂作



摩羅羅



作畫的孫福熙



劉雪亞作

作熙福孫

牙金甲金



玉樓人醉（北平清華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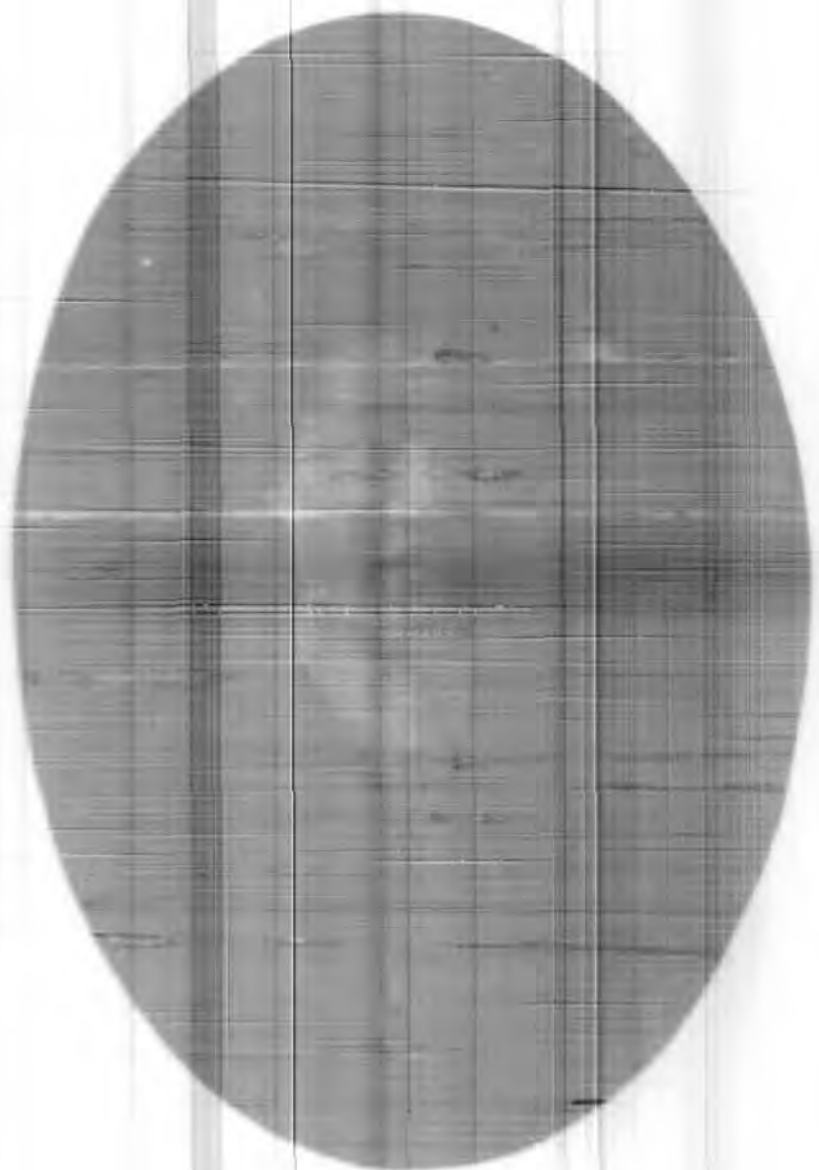


作熙福孫



（園公湖武玄京南）樹蝶

作熙福孫



微笑（孫福熙在法國）

吉維攝



錦絲萬卷（西華園）

孫福熙作



作 照 攝 孫

• 雲 雲 鳴 雁 葉 ， 響 留 無 聲 真

筐六爺的計策

荆有麟

(一)

筐六爺一早起來，就跑到江邊去。這原是他平日的積習。因為偏僻店離江邊雖然還有好幾里。但江上有的是好羊肉，好燒酒。一大早，羊血泡「火燒」(註)，尤其為江上出名的食品。筐六爺的早飯，多半總是在那裏喫。

「六爺來啦，你早哇，屋裏坐！」說是屋，其實就是在冰上用木板搭成的小板房。前後兩間。前間作着廚房兼招待所。客人喫飯，總是在後間的。筐六爺一踏進小板屋，那裏邊的主人，就親熱地招呼。

「好冷哇！」六爺笑嘻嘻，只說了這一句，就向裏間鑽。

「六爺，裏邊坐，屋裏火才旺」。主人也跟了進來。

筐六爺坐到鋪着皮褥子的木椅上，照例的：要一盤羊肉，二兩燒酒。先喝着。然後再等羊血泡「火燒」。今天

也沒有變樣。主人將酒肉搬來，就站在旁邊囉咕了：——

「六爺！你聽到說沒有？咱這兒又快要打仗了！」

「打那個？」六爺好像很不在乎的隨聲問。

「還不是打日本鬼麼？昨天下午，這裏來了一個客人，說：木蘭已經組織起「民衆義勇軍」。人數總有兩三千，馬上就要開過來，去打巴彥那裏的鬼子。六爺，你看，行麼？」

「真的麼？」

「怎麼不真呢？來的那客人，就是「義勇軍」。我們江上幾十家買賣，他都去過了。還教我們也預備相機行事呢！」

「唔，那是非打不可了！」

「是的，我們這裏幾十家，昨天還商議了半夜。說：要是日本鬼子過來。人多，我們就把東西帶着跑。不供給他們喫喝。人少呢，我們就預備同他幹。幹過了，挖個冰

坑丟進去。還可得枝槍」。

「原也應該這樣。日本鬼子欺人太厲害了。聽說在巴查，把人家各家婦女都糟塌過了。小孩們更是受罪，要是在街上碰見日本人。不是一刺刀刺死，便是用繩子縊到樹上去。把衣裳脫光。硬往死裏凍。……」

董六爺的話並沒講完，外邊已跳進一個人來，跑的氣呼呼。隨口問：——

「董六爺在你這兒嗎？掌櫃的！」

董六爺聽見有人來找他，從裏間探出頭來，看見是小差，就問：——

「小差，什麼事呢？」

小差聽見董六爺的喊聲，一直走進裏間去。他雖然跑的氣呼呼。但手臉却凍得冰冷。——尤其是露在外面的鼻子，青得如漆上粉灰一般。董六爺怕他一烘火，化成了肉水，趕緊說：——

「你不要烘火，小差！先來喝兩盅酒，散散冷氣。」

到底有什麼事呢？」

「我不喝，快回去吧，店上人都再等你」。小差想

走近火爐，却被董六爺的手阻止住了，就站在桌旁講。

董六爺看着小差的神氣很急躁。知道一定是發生了什麼大事情。再沒問下文。從腰裏掏出一張五百文的銅元票。放到桌上，說了聲「火燒」不吃了」。就隨着小差離開了板屋。

(二)

轟轟轟，龍王廟門口已擠滿了大衆。許多人還帶着刀槍。董六爺因在路上已問過小差，知道店上人要發動去抗日。便沒顧得回他自己的家，一直跑到龍王廟。大衆遠遠看見來了董六爺。放出海嘯般的歡呼。董六爺憶起江上人的話。心想：莫非木蘭的「義勇軍」也到過此地麼？但自己却一點都不曉得。脚步又加快了些。人叢中已經有一個拿着盒子砲的青年人。一下跳到他的面前。

「董六爺！快來，早上你剛出去，木蘭就有人來。約我們一齊打巴。我們正預備派人找你。南巷順順子就從巴彥跑回來。說日本兵聽說木蘭不穩，今天就向木蘭開。馬上就會到我們這裏。我們立刻叫小差找你，一面就派人

鳴鑼。召集店上人。現在人都到齊啦，大爺你看怎麼辦？」

「這事情太突然。篋六爺作了十幾年團練。同馬賊也不知打過多少仗。但像今天這樣急迫的事情還沒有。鬧得竟繃起眉頭來。但大眾是已等在那裏了。聲音依然亂轟轟。篋六爺心想：自己活了半輩子，總不能在這些地方栽跟頭。而況日本人在巴查的行爲，自己原是很明瞭。要不從事抵抗。就祇有吃苦的份兒了。他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從人羣中，擠到台階上，向着大眾說：——

「現在你們不要講話，聽我說。日本鬼子馬上就要來啦，我們大家得同他幹。咱偏臉店幾十年來。馬賊都沒有佔領過。還能讓鬼子來佔領麼？我六爺是時常到江上去的。比你們知道得多。什麼地方要是被鬼子佔了，那就得完兒完。雞下一個蛋，得給鬼子捐一個銅子稅。牛生一個犢，得給鬼子上一毛錢捐。要是人生小孩，還得納一元錢落地稅。他娘的，要沒有一元錢，連小孩都不能生啦。這還不要緊，只要有錢，還能混過去。像江那邊雙城，可就不同啦。鬼子一到，要全城人都學習鬼話，認鬼字。那一個

要是不學，犯一次，打屁股。犯兩次，坐監牢。犯三次，可就不得了啦。不是割舌頭就是殺頭。這成什麼世界呢？女人們，更不能提啦。晚上睡覺，家門都不許關。鬼子什麼時候高興，什麼時候就跑來。那怕是十二三歲小姑娘，四五十歲老太婆，都得受欺侮。年青的，就不用說啦。你們大家想想：這種勾當，人可能受麼？你們誰願意把自己的姐妹妻女娘跟日本人睡覺呢？誰願意把自己的舌頭給日本人割掉呢？啊！我曉得沒有人願意。可是；日本鬼子馬上就要到我們這裏來了，我們怎麼辦呢？對！對！我們是要同日本鬼子打。要把鬼子都打回他們本國去才行。我們生在偏臉店，長在偏臉店，我們就應該保護偏臉店。偏臉店有我們祖先的墳墓。有我們的產業。要是被日本鬼子佔去了。我們怎麼生活？將來又有什麼臉到地下見我們的祖先呢？不說啦，只要大家都願意，我們馬上就同日本鬼子打」。

篋六爺下了台階，一時人羣又轟轟轟，交換着耳語。

最先對六爺講過話的那青年，又走到六爺面前問：——

「六爺！現在我們是向巴查那一方面打呢？還是等日

「本人來到再說呢？」

「這個，是的。按講：我們是應該打去。要等日本人打來，那就太遲了，不過；我想想看。據說：鬼子的目的是要佔領木蘭城。大約軍實預備很充實。人數也不得少。那我們打到巴彥，是非吃虧不可的。……哼：呵！這裏是過路，鬼子不至於先打罷？我想還是用計策。好好好，用計策，一定用計策。我……我想出辦法來了」。

宣六爺說完，眼睛閃出希望來。他對於開他的青年。再沒說什麼，又走上階台去，向着正在期待的大衆說：「

「噯，噯！不要吵！我來講要緊話。剛才不是說，要同日本鬼子打嗎？我想這樣罷。我們要是打到巴彥去。那我們非吃虧不可的。因為我們現在只有幾百人，子彈又不充足。萬一日本鬼子放起大砲來。我們一下就會完。所以，我想：我們出二百人到店外去，藏到半坡上樹林子裏。其餘的，都回到自己家裏去。趕快預備飯。日本鬼子一到，我們就歡迎。他們一定不疑心我們有準備。等他們把傢伙放下，開始吃飯時。各家就分頭幹。幹倒一個算一個。幹不掉的。他一定要向外逃。店外的埋伏，聽見槍聲。就

出來包圍全店。鬼子出去一個，就解決一個。這樣；一定比硬打有把握。我們不妨就這樣幹。誰願意到店外去，都站開點。……好好好，只要二百人，二百人就夠了。其餘的，都趕快回家去。把刀槍藏起來，日本鬼子喫飯時，他們會把傢伙放下的。我們就搶他們的傢伙收拾他們。不過大家可得忍耐些。飯都早一點預備好，一到，我就對他們長官說。要他們兵士到各家去喫飯，那時就下手。一定沒有錯。好啦，現在都快去。還有：家裏沒有男人的。就教她們把門關起來。不要怕。不要怕！」

大家立刻分散了。有的竟奔馳着。二百來個預備到店外埋伏的人。也由團副帶着走出去。宣六爺更裝成真模樣。令保甲局的長槍一律收藏起。並叫局丁換穿便衣，將盒子砲都藏在腰中間。保甲局也排設起桌椅板凳與碗筷來。街上幾家大一點的買賣家，還預備着豐富的筵席，以作敵軍長官在保甲局內的享受。各家戶也忙着預備飯。有的還特意跑到街上買些酒菜，以討取敵人的歡心。小孩們大一點，即能說能走的，都讓他們到店外去玩耍，不許進店來。太小的，即離不開母親的，則由婦人們帶着藏起來。總

之：偏險店雖然預備下盛大的筵席。但筵席却是用血肉燒成的。無論男女，都是盛滿着淚水。等待敵人的來臨！

CHD

終於，一千多個日本兵，由新裝盛服的篋六爺，率着十幾個鄉紳們恭迎。趾高氣揚的走進了偏險店。保甲局權作日軍長官的休息所。篋六爺恐怕日聯隊長發脾氣壞了事。還將住在盛廣祥雜貨店後院子裏兩個馬班子（註）也找了來陪客人。穿便衣的局丁們，忙着倒茶，忙着送煙。忙着熱酒與搬菜。篋六爺藉故還親自到街上繞了個大灣子。看着日兵都鑽進了民家。他回來就讓日軍官們也坐席。兩桌客人都坐好，還未動菜。篋六爺提起酒壺作記號。十三個日軍官，立刻就倒在桌子下。同時；街上也揭起密密的槍聲與人聲：——

「巴兒，吱——」

「巴，巴，巴巴巴——」

「吱啲！」

「追！快追！」

「巴巴巴，巴巴巴」。

「擋住！擋住！」

「快快快！」

「不要亂放槍，瞄準！」

「巴巴巴，巴巴巴」。

「巴兒，巴兒，噢吱……」

「……吱——巴兒，——」

「嗚兒嗚，巴兒——」

街上立刻撒起煙霧，太陽好像也昏暗起來。有許多日軍，空着手四面竄。店外樹林子裏的埋伏，已圍包着店牆。老百姓有的提大刀，有的拿長槍，砍殺的砍殺，追趕的追趕，儘在街上繞。狗吠聲，呼救聲，哭喊聲，四面播揚。槍聲仍「巴兒」，「巴兒」，追找着敵人。也有些腳快逃出店外的。大約還是一命嗚呼。因為店外，也響着斷續的槍聲。篋六爺就以保甲局為中心。指揮着各巷的戰爭。有些槍猶在手的日軍，還「卑巴」，「卑巴」，一直放。但老百姓却並不顧危險，拚命向放槍的地方衝。跌倒幾個，又幾個立刻湧上去。原在店外的埋伏，看着店門口並沒

有多的向外跑。店內却聽見密密的槍聲，便一擁而進來了。腹背受敵的日軍，不是死在槍彈大刀下，便被活捉了。宣六爺聽着各街槍聲少了下去，知道大功已告成。便帶着局丁，向各處巡邏。看有些敵人還沒完全死去的，躺在地上下打呻吟，便「巴兒」一手槍，結果了那個性命。小孩們都哭着鬧着從店外跑回來。各家戶也將打死的敵人，抬到大門外。滿街上，是儘成死屍了。

(完)

(註)「大機」即類似燒餅，惟形式略似牛舌頭，以油煎熟。

(註)「身班子」即綢緞，惟無定所，專走各碼頭招攬生意。

抑鬱見北平

曾仲鳴

我向來愛戀北平，但是這次重來，心裏總是抑鬱不樂，從前只怕街都不繁華，不熱鬧，如今，卻嫌舊都太繁華，太熱鬧了。

黃花時節

青柳

當野菊含苞時，秋已在掩面上遶巡，西風緩緩地，緩緩地吹起一些涼意，祇是，姑娘底心仍很寧靜。

是的，她是個倦夢的大黑眼的美麗姑娘，她每日在田間牧着羊羣，小綿羊底性兒很馴良，而地有一顆清涼如水的內心，她疲乏地坐在地上，於秋之午后，放牧的小羊在嚼草反芻，靜寂使她嗅出乾草底氣息，於是，她悠然地睡去。

在睡了的時侯，她底如水的心是分外清明，但是，當思歸的小羊倚着她底肩頭，幻出夢的溫柔使她驚醒。她悵然仰望丹楓在落葉，撫着小綿羊兒自語，說：「是黃花時節了，」曾手拈了一枝野菊，在暮靄裏歸去。

文學上的主義與流派

葉飛

在未說及文學上的主義與流派之前，應得先探求文學之起源的認識。

提到文學的起源問題，立刻就可以發現這是一個糾紛，因為對於文學究竟爲了什麼而產生，即是文學基於何種原因或動機而出現的答案，許多的學者都憑藉其個人的見解來作結論，在這些五花八門的議論中，最顯著的對峙的兩個主張，便是遊戲說和勞動說的爭執：

(1) 遊戲說者以爲人們在實際生活中，常受物質與精神兩方面的拘束和夾攻，所以一有生命力的剩餘時，就想求得官能和理性，義務和意向適當調和的另一世界，這就是遊戲，而這種遊戲的衝動，即是超越實際生活的意象世界，即是藝術。

(2) 勞動說者以爲藝術的起源，(在說到文學的起源的時候，不可避免的要和藝術的起源混混。)是由于勞

動，因爲人們當勞動的過程中，爲使工事的進行迅速，並調劑精神上的枯燥時，會發出叫喊的或不清楚的聲音，這種聲音，後來便漸次的具有調門而變化爲詩歌或音樂。

在遊戲說者和勞動說者的各執一詞的爭論中，廚川白村曾加以調和，他說：「勞動和遊戲，在本質上是並無差別。」譬如：「汗流浹背的種花者的栽種花木，當然是工作，是勞動，但在享樂的隱居者方面說，則是極好的遊戲。」所以他認爲「勞動是嚴肅的遊戲」。

這裏，我們且丟開這一切來看。文學的起源問題的答覆，不僅僅是這二派的因執的理論論爭，此外還有很多很多的高見卓識，辯萊 (Gavley) 和斯科脫 (Scott) 兩人在其合著文學批評的方法及材料 (Methods and materials) 一書中，曾列舉如次：

(1) 由模擬本能而產生。

- (2) 由自己表現本能而產生。
- (3) 由對於秩序的本能而產生。
- (4) 由欲牽引他物的本能而產生。
- (5) 由遊戲的本能而產生。
- (6) 由反抗或壓迫之計議而產生。
- (7) 由傳達思想感情之衝動的企圖而產生。
- (8) 由紀念或祭祀的祝典而產生。
- (9) 由希臘獲得人間感覺的或精神的映象而產生。

上面的每一種意見，都有其各自的偏傾的充分證據，我們現在的任務，決不是對此加以批判或加以選擇，因為批判或選擇，都是愚蠢的舉動，文學的產生和言語的產生一樣，決不能由少數人的意志來創造，牠是自然的產物，所以文學的起源，實無法用幾個簡單的或狹隘的詞句來概括。

不過，在這些紛擾的論見裏，却可以找出一個共通點來，這就是說，文學的起初，是由於人們要求情感的，理性的，和慾望的快感；而人的理性，感情，以及慾望，是常在變動流盪之中，所以文學也不能是固定的，絕對的

自封於某一形式或模型之內；至於所謂快感，其意義是廣漠的，譬如喜，怒，哀，樂，安慰，同情，幻想，思索，這一切都可以說是快感。

文學的起源，是人們要求快感，文學的目的，是給人們以快感，所以文學作品必須遵循此高級的原則而前進。

一一

當文學的萌芽時期，也可以說是文學的原始時代，本來沒有什麼主義的標榜，或者派別的分歧，那時的文學，祇簡單地，純粹地在文學之本質與真義的路軌上進行；在作者方面說，則是藉作品的成功來滿足其創始慾，在賞鑑者方面說，則是由作品的欣賞來獲得其情感的和理性的快感。

文學上的主義和流派的出現，還是文藝復興以後的事；在文藝復興以前，古代的文學，祇是文學的嬰孩時代，所以沒有所謂主義和流派，至於中世紀時，則在教會的專制壓迫一切異端之下，因此這黑暗時代的文學，當然更談不上主義或某種形式的發現。人們在十多個世紀的長期沉

歐之後，忽然看見了一線光明，——文藝復興，於是這個偉大的運動，就迅速而普遍的蔓延到全世界的各部份，因此，文學等等的藝術，就得到了復活的新的生機。

在狂熱的文藝復興運動中，原先本願不到某種主義和某種形式，後來，才感覺到規定某一形式為範型的必要，結果是希臘文藝中丁選，這也就是古典主義的成立。古典主義是文學上最初的主義，其意義是使一切文學作品，均就範於希臘文藝的形式，換句話說，文學作品應該以希臘時代的高超偉傑的作品為範本，以古典作為文學上的最高的理想；譬如作詩，就得模仿希臘的荷馬（Homer）和羅馬的瓦吉等；戲劇必須遵循亞里士多德所規定的戲曲形式如三一律等的許多條文，並模仿希臘的亞斯基羅（Aeschylus）和歐利皮德（Euripides）等諸作家的作風；凡違反和背悖這些古典的希臘作品的文學作家和作品，在當時就會被否認，被抨擊。

因為古典主義是刻板的，規則的，沉悶的，精細的，小巧的，而毫不表現人類之豪放的，活躍的精神，所以在十八世紀末葉的時候起，古典主義的束縛人類的精神活

動，已不能再使人滿意，接着便來了一個反動，全人類精神的自由奔放，這就是浪漫主義的出現。浪漫主義是在衝破客觀的形式的古典主義，而尊重個人的自由的主觀，以及渺茫的空想；所以浪漫主義就是盲目的隔離了現實生活，而把握了一些幻想和憧憬而已。

浪漫主義對於文學的統治到十九世紀後半期，漸漸地動搖了他的基礎；因為浪漫主義盛行以後，便造成了一種極壞的傾向，就是對於現實的人生之漠視和輕薄之理想的追逐，於是和對於古典主義的不滿足一般的起了一個反動的波浪，這即是自然的寫實主義。寫實主義也就是自然主義，牠鄙棄浪漫主義之主觀的粉飾，而認為粉飾的結果，是造成了許多事實的幻影，使實際的人生，流於空虛，玄幻，和荒茫；寫實主義是主張揭破這蒙蔽人生的黑幕，澈底的暴露真實的人生，絕不考慮到道德和同情的問題；總之，寫實主義是赤裸裸的表露，赤裸裸的描摹，一切人生的真象，不管是快樂的，苦悶的，可惡的，可憐的。

寫實主義有二個地方，後來為人所反對：

(1) 對於人生的態度，寫實主義的儘量的，不遮掩的

揭發，一般人都以爲這於人生的評斷和風刺上，太過於嚴峻，刻毒。

(2) 對於藝術的技巧上，即藝術的表現方法上，寫實主義者極力顧全自然，注重客觀，而不能使作者參入一些主觀的描寫。

因爲前者的原因，於是產生了人道主義，以和寫實主義在人生態度上對抗起來；因爲後一原因，也就產生了表現主義，以和寫實主義在藝術的表現形式上對抗起來。人道主義反對寫實主義之暴露人生的醜惡，主張代以人類的愛，人類的同情。表現主義則是反對寫實主義的藝術之表現方式所造成的藝術內容之空洞和惡劣，主張採用新的表現方式，使作者能以主觀的觀察，不顧忌於「自然」或「客觀」而描寫出來。

二十世紀以後，文學上的主義和流派，更形熱鬧，現在可以概括的排列於下：

(1) 新客觀主義，發生於德國，牠反對表現主義，因爲表現主義輕視客觀，反對自然，於形式上未免也流入於空虛，於是新客觀主義就代之以興，新客觀主義，也

可以說是等於寫實主義的復活。

(2) 超現實主義，是法國的產物，也可以名之爲新浪漫主義，牠不滿於現實，而夢想一個新的另一境界，帶有相當的政治色彩。

(3) 色情文學，即是性愛文學，在英國等地，都極發達。

(4) 傳記文學，在美國和法國，都有進展。

(5) 戰爭小說，戰爭文學，在世界各國均極盛行，而尤以德國爲最，此種文學，大半取材於心理描寫。

(6) 最後，我們必須說及社會主義的文學，普羅文學，在法國則叫做民衆主義。普羅文學是寫實主義的復興，寫實主義的赤裸裸的暴露人生，暴露社會，正和普羅文學的原意吻合，所以普羅文學，也就是一種新寫實主義；當然，這類的作品在俄國是最流行了。

(7) 還有所謂純正主義，是繼象徵主義之後，重振古典主義之細膩的嚴正的作風。

(8) ……………
當然文學上的主義，不止是這些，不過僅此也可以窺

得其輪廓了。

三

藝術是隨着社會的進化而進化，因為藝術之價值的估定，大部份是以鑑賞者的審美觀念之程度為轉移，同時人是社會的產物，所以人的眼光，人的觀察力，是依於社會環境的條件而轉變，社會漸次進化，人的審美力也漸次的複雜而新穎，於是藝術為適應這個進步的過程，也就變化其內容或形式，這即是藝術的進化。

文學的進化，也如此。波斯奈脫 (Dobson) 在其所著的「比較文學」一書中，曾指出文學的進化階段說：

- (1) 藩閩文學
 - (2) 都市國家文學
 - (3) 世界文學
 - (4) 國民文學
- 賈堅斯 (Maekenzie) 著的「文學之進化」一書中，則劃分為：
- (1) 原始時代——口頭文學

(2) 未開化時代——詩

(3) 專制政治時代——繪畫

(4) 民主政治時代——形式極複雜

我們且不管這樣的劃分文學之進化階段是否可靠，但我們由此可以得到一個概念，即是說，文學之進化，是由簡單的內容到繁複的內容，由狹隘的範疇到廣大的範疇，這種由低級狀態達到高級狀態的進展，是和社會進化的程序相關連的。

文學是進化的，所以過去時代的文學，不能使我們滿意，但在當時，也許正是一種最高超的藝術作品。譬如：

(1) 繪畫 從地層裏發掘出來的古代的壁畫，上面都是一些簡單的野獸，這在現代的我們看來，除了在歷史的意味上，加以愛護和賞鑑之外，實感不到有什麼藝術的興味。

(2) 音樂 陳列在博物館裏的古代的樂器，祇能發出一些單調乏味的聲音，和現代的什麼提琴鋼琴比較，當然是有天壤之別，但在當代，則這類樂器正是最進步的了。

(3) 詩歌 原始時民族間進行的詩歌，如 Botenodes 地方的野蠻人，他們唱的歌是：

今天捕獲好，

殺了一野獸，

食物無須憂，

肉味香且優。(見 O'Connell 著藝術的起源)。

又如澳洲土人在戰爭之前必唱下面的歌：

刺他的額！

刺他的胸！

刺他的肝！

刺他的心！

刺他的腰！

刺他的肩！

刺他的腹！

刺他的肋！(見西村真次著文化人類學)

這些詩歌，在現在看來真是毫無意義了。

(4) 雕刻 希臘或埃及的浮雕，我們既看到一些捏麵包的少女等的形態，實不能和近代精美的雕刻相提並論。

(5) 文學 就說文學作品罷，也是同樣的情形。莎士比亞的戲曲，現在已減少了很多的讀者，因為時代的推進，在口味上，在所要求的及所給與的快感上，都有了變遷。

文學由簡單的內容和狹隘的範疇進入於繁複的內容和廣大的範疇，於是文學上就出現了各種主義各種派別，以適應廣大的範疇裏的各類讀者所需要的各式的繁複的內容。

文學上的主義和流派，完全是指文藝的作風而言；某種主義和派別是採取某類作風，或者也可以說，某類作風的作品，是屬於某種主義和派別。

文學作品之構成，(包括作品的本質及作風)可以分析如次：

(1) 民族的因子，即是伯納(Bernard)所謂人類繼承的遺傳的素質傾向。

(2) 時代的關係。

(3) 環境的影響，如氣候和社會狀態等。

(4) 作家的個性，意識及天才。

每一作品在本質上都不能脫離上述四個條件，因此，所謂作風，也是民族的，時代的，以及作家之社會環境並其個性，意識和天才的影響之下的混合產物。故某種作風的某一主義，或者是某種主義的某類作風，都是在一個無形的自然的過程中形成起來的。

文學作品是作家之意識的反映和天才的發揮，這意識和天才，是受民族的，時代的及環境的各原素的決定；故文學的作品和作風，是透過作家而表示着民族的，時代的及社會的特質。文學上的主義和流派，也就是表示着該民族，該時代和該社會的藝術的趨向。

所以，文學上的主義和流派，是隨着民族的，時代的及社會的環境而異其形相，每一主義和派別的成立，都是基於適應社會條件及時代需要的精神，反之，則必然的被排斥。

文學之主義的分野，有二個最根本的主流，這並不是依於所謂美的見解的不一，或者是道德的要求的是非；文學上的主義雖則有古典主義，浪漫主義，寫實主義，表現

主義等等，但其間却含蘊着二大絕對相反的精神，這是即客觀的精神和主觀的精神；譬如古典主義，寫實主義，以及近來的新客觀主義，新寫實主義等，都屬於客觀精神的一方面；而浪漫主義，表現主義，人道主義，和新浪漫主義等等，則屬於主觀精神的一方面。

文學上的諸主義之起伏，都不能超越這主觀精神和客觀精神之爭的支配；偏重客觀的主義，是暴露人生的現實的醜惡，是進步的，並且有反抗性的；偏重主觀的主義，是憧憬出來的渺茫的玄想，是沈潛的，完全是懦弱的屈服和逃避的意味。

一八，六，一九三二。南京旅次。

南華評論

第三卷 第七期

目錄

| | |
|--------------|---|
| 卷首語 | 春 |
| 學者應愛人運土及軍閥內戰 | 春 |
| 國難中之軍事行動 | 春 |
| 文入與制 | 春 |
| 南斯拉夫法西斯專政之危機 | 春 |
| 改革中央政治制度的意見 | 春 |
| 東北鐵路問題 | 春 |
| 對匪問題 | 春 |
| 中日兩國對俄之對照 | 春 |
| 流徙教育與教育流徙 | 春 |
| 通說 | 春 |
| 學之三大危機 | 春 |
| 外國顧問問題 | 春 |

改譯和試驗

張志澄譯

「現代英國戲劇」第三章

在解放劇場的時候開始的混亂狀態，到了一八六五年便告終結。新秩序底第一種標識便是許多新劇場底建築。

由一八四三至一八六六年，原有劇場底數目不出二十四或二十五。到了世紀底末葉，這個數目增加了一倍。尤可注意的，便是音樂場底數目底增加，由一八六六年四十一所增至五百以上。建立新劇場底運動，開始于一八六五年馬利耐爾谷(Marie Wilton)開辦威爾斯皇子劇場(Prince of Wales Theatre)的時候。自此以後，每年都有新劇場底創立。在最初六年中間設立的，便是和本(The Holborn)(一八六六)，皇后(The Queen's)(一八六七)，地球(The Globe)，快樂(The Gaiety)(一八六八)，微靈十字(The Charing Cross)(一八六九)，發德微爾(The Vaudeville)(一八七〇)，庫耳劇場(The Court Theatre)

，奧拍刺科密克(The Opera Comique)。以後設立的，又有新亥馬克(Haymarket)(一八七九)，薩服雅(Savoy)(一八八一)，皇子(Princes)，和標準(Oxford)(一八八〇)。

劇場建設底開始，便引入了商業投機時代。在這些最初設立的劇場中間，有很多是失敗的。但一方面有了失敗，同時也就有成功。演員，著作家，和經理都開始去分享大宗的收入。觀眾在數量方面開始增加，而在品質方面也開始進步。因為過去支配着舞台的那些虛偽的情狀已經開始消滅，有許多從前不注意劇場的人此刻便開始到劇場中去尋求娛樂。劇場底設備比較以前更為華麗和更為舒適。一個名利兼收的時期已經開始了。

在戲劇底本身發生了決定價值底現象。因為浪漫的傳統漸漸沒落，人們便到劇場中去尋求一種對於他們自己的時代的解釋。在英國底智力和社會生活上的許多變化，都

在戲劇的新技術和牠底排演底新方式中間反映出來。理想主義的浪漫劇對於那實踐的，直接的，充滿着問題的，新流行的興味已不能投合。部柄科寫着如下的文句去表示社會和舞台底狀態：「我們的密爾頓（Milton）已經奉命從柏加薩斯（Pegasus）身上下騎而跨到了爲科學所駕馭的電底身上，莎士比亞擔任了一種晨報底編輯，丹第（Dante）正在觀察拿馬士腰（Isthmus of Panama）而要決定一條橫貫大洋的運河底位置，培根（Bacon）正在作北極探險底旅行，而邁克爾安極樂（Michael Angelo）正在發明一種縫衣機器」。

不用說，那些新戲劇都是些無用的廢物。在掃除浪漫劇的時候，人們已經把英國舞台底工匠所堅持着的唯一的傳統拋棄了。英國的戲劇家此刻正需要去學習編製戲劇——一種觀察真實，接觸近便，而且對於新思想底創造有所貢獻的戲劇——底新規則。在履行這種任務的時候，英國的戲劇家便和近代歐洲的許多戲劇家互相攜手，因為他們全體都在企圖去把潛伏在一種混亂的社會狀態之下的許多公式發現出來。但英國的戲劇家還趕不上他底許多伴侶，

因爲他對於藝術底新法規底創造缺乏技術上的熟練。當英國的戲劇家打算去獲得他所賴以寫作新戲劇的許七規則的時候，他所用的方法便是他過去在類似的情況之下所常用的一套老文章，他便去向法國進行借貸。

于是便開始了一個感受着法國的影響的時代，這個時代和十八世紀法國戲劇底流行堪相比擬。雖然一八五二年的條例曾經給予外國作家以五年的保護，但在一八七五以前對於改譯並沒有加以制限，而直到一八八七年時候外國作品才得到了完全的保護。直到這個較後的時期爲止，一切近代戲劇底作家——里德，羅伯特生，泰羅，部柄科，阿爾伯立，攏倫——都從改譯方面學得了他們底手藝。而且那新的法國戲劇便產生了新的英國觀衆。在一八六五年以後的三十年中間，沒有一個英國作家能夠全靠着自己自己的作品去在舞台上獲得成功。法國的戲劇對於英國劇場不但是一個學校，同時也是一個開放的門戶。關於那種戲劇，我們可以依照留埃斯（Thiers）對於小說所提及的話來說，即英語的翻譯底多寡，和所得的效果恰成反比。可以改譯而供英國使用的戲劇，都是具有最寬泛的外部表情的

戲劇。法國藝術上較精細的作品不斷地從改譯者底手中脫漏了。

具有實踐上的興味的戲劇並不是立即發生的。牠在英國也和在歐洲大陸一樣，是靠着麥羅劇底過渡的形態去和浪漫劇發生一部份的聯絡。十九世紀的麥羅劇，是把浪漫劇底動的原理和自然主義的戲劇底本質熔于一爐的。十九世紀初葉的所謂哥德式的麥羅劇 (Gothic melodrama)，在自然的名稱上便是一種德國的浪漫主義底熱情之難雜的反映。馬修麟 (Maturin) 底柏特管 (Bertram) 和普隆社底查理十二世 (Charles XII)，都是企圖去保存詩的悲劇之嚴肅的傳統，但在一八〇二年在卡芬特加登開演的和爾克洛夫底神祕的故事 (Tale of mystery) 後面，便跟着了一批恐怖和神祕的麥羅劇，包括着巴克斯吞底海夢 (Dream at Sea) 和對子摩森塔爾 (Mosenthal) 底底波拉 (Deborah) 的許多較近的改譯，這些改譯在英國出現的便是利亞 (Leah) (一八六三)，魯司 (Ruth) (一八六八)，和流浪的猶太女夏甲 (Hagar, the Outcast Jewee) (一八六九)。

把理想的通貨屬低以供較賤的使用，在跟着法國浪漫的復活而產生的法國的麥羅劇中間重復發現。法國的浪漫運動曾被一位英國作家——司各脫 (Scott)——和一個英國演員公會所激起。那種運動並沒有長久存續，而在牠底最優美的各方面對於英國舞台影極極微。但從牠底若干較卑賤的性質上以及從牠底許多較拙劣的副本上，便開始了對於英國劇場之近代的法國影響，在新興味底支配中間，最重要的現象便是去把悲劇底主人翁底才能降低，這樣就使他成爲一種娛樂的人物而不復是悲劇的人物了。

巴拉服 (Barvo) 底說明，就依照了這個方法。他照例是一個極有權勢的人，這個人底事業和命運都帶一點英雄的色彩，但並沒有把真正的英雄主義不斷地表現出來。他並不缺少一部份歷史的證據，例如在露俄底克威爾中間以及杜馬 (Dumas) 底亨利三世 (Henry III) 和查理七世 (Charles VII) 中間都可以看到。他往往是一個曠鼎，一個暴發戶，或是一個被逐出的貴族，例如在露俄底厄內泥 (Hernani) 中間一樣。當法國初期的浪漫主義者被他們的門徒所祖述的時候，巴拉服便在英法二國漸次被人所

熟知。卡息米耳得拉斐涅 (Casimir Delavigne)、拉布洛斯 (Labrousse)、——路易十四世 (Louis XIV) 底作者，——杜馬諾阿 (Dumanoir)、登涅里 (Denery)、勒谷未 (Lecouvé)，都成了進貢的禮物。這些作家中間的第一個影響最大，他底從司各脫那裏得來的路易十一世 (Louis XI) 曾被因岐 (一八五五) 和厄責 (一八七八) 次第表演；他底奧地利亞底頓胡安 (Don Juan d'Autriche) 也被排演 (一八三六，一八六四)；而他底從擺倫那裏得來的馬立諾法利亞洛 (Marino Faliero) 則被馬克里狄所表演。最有名的巴拉服劇之一，便是杜馬諾阿和登涅里合著的頓塞薩得巴贊 (Don César de Bazan)，這篇戲劇在倫敦第一次開演的時期為一八四四年。

這些戲劇中間的主要人物，便是所謂腓特烈勒美脫爾 (Frédéric Lemaître) 式的主角，這個名稱是從那著名的聖馬丁門 (Porte-Saint-martin) 底首相那裏得來的。杜馬底曼特克里斯托 (Monte Cristo)，——這篇戲劇于一八四八年以法語的改譯本在倫敦作第一次表演，而復于一八六八年以英譯本作第二次表演，——是把巴拉服底許

多特微和近代的事業冒險家連在一起的。自從查理士斐喜 (Charles Fechter) 在一八六〇年及一八六〇年以後繼續表演了律伊布拉斯 (Ray Blas) (一八六〇)，漢得列德 (一八六一)，頓塞薩得巴贊，曼特克里斯托，科弟兄 (Les Frères Corras)，紅和黑 (Rouge et Noir) 等以後，表現英雄思想的法國麥羅劇便大大地風行，在巴拉服麥羅劇中間最風行的，要算是查理士塞爾比 (Charles Selby) 底羅伯馬梭耳 (Robert Macaire)，這篇戲劇第一次是以法語阿德雷旅館 (L'Auberge des Adrets) 底名稱在卡芬特加登開演的。屬於這一類的戲劇，尚有一八五四年在聖詹姆士劇場 (Saint James Theatre) 開演的泰羅和里德合著的國王底敵人 (The King's Rival)，以及泰羅，部栖科，尉爾茲，麥立未爾 (Merville)，和其他各作家底許多含有英雄思想的戲劇。

另有一種直接從法國得來的戲劇，——雖然和英國和德國底野史也有些淵源，——便是妖怪劇 (Monster Play)。近代妖怪底流行，是被羅俄在他早年所著的小說韓狄斯 (Hans Dislade) (一八二三) 底許多恐怖中間所喚起

的，在巴黎聖母院 (Notre Dame de Paris) (一八三一) 後來被菲次皮爾編成一篇英國的戲劇，叫做厄茲麥刺 (Esmeralda, or, The Deformed of Notre Dame) (一八三四)——中間的郭西摩多 (Quasimodo) 身上，又出現了妖怪。那種妖怪往往是一個走江湖，或是一個鄉愚，這種人底醜陋的外表裏着一顆悲劇的靈魂。露俄底娛樂的國王 (Le Roi s'amuse) 便是一篇風行的妖怪劇。托穆泰羅 (Tom Taylor) 曾把這篇戲劇改譯為呆漢復仇 (The Fool's Revenge) (一八六九)，并且把牠裏面所含的樂劇里哥雷多 (Rigoletto) 一併改譯過來。另一種妖怪劇便是柏爾表哥 (Ben Hur)，這篇戲劇起初是在一八五六年被查理士衛布 (Charles Webb) 從登涅里和佛耳內 (Fournier) 合著的佩拉斯 (Pailasse) 一劇改譯過來，而後來又在一八六五年以江湖術士 (The mountebank) 底名稱出演。那種妖怪往往是一個女人。當他于一八五六年在巴黎從事著述的時候，塔刺立敘述兩個著名的女妖怪琉克里斯布耳查 (Lucrece Borgia) 和馬利都鐸爾 (Mary tudor, 腓特烈勒美脫爾果然) 法國舞台上的巴拉服底創造

者，而同時喬治 (Mlle. George) 也是涅斯耳之塔 (Tour de Nesle)，琉克里斯布耳查 (Lucrece Borgia)，和布朗維雷夫人 (Madame de Brinvilliers) 等劇中的女妖怪底創造者。那種女妖怪，因為具有荒淫，殘暴，或狡猾底外表，在英國也有一部份的流行，但並不能像巴拉服那樣普遍地受人歡迎。這種人物底最近的出現，是在舍刺本哈忒 (Sarah Bernhardt) 所譯的薩都 (Sardou) 底許多戲劇中間。

含有巴拉服和妖怪的法國感覺麥羅劇 (Sensation Melodrama) 對於英國所生的影響不僅在直接的改譯，同時又替半世紀中間的無數戲劇供給了人物和風尚。在英國開演的這一類的戲劇，除了前面已經提及過的以外，影響最大的便是科西干兄弟 (The Corsican Brothers)，——這篇戲劇是一八五二年帶溫部栖科替普麟塞斯劇場把杜馬底小說科斯兄弟 (Les Freres Corses) 改譯而成的，——里昂的郵差 (Le Courrier de Lyon)，——改譯為 (The Courier of Lyons) (譯義同上——譯者) (一八五四) 及里昂郵 (The Lyons Mail) (厄貢主演，一八七七)。

——和鐘聲、(The Bells)——一八七一年厄實主演的愛爾克曼和沙特里永底麥羅劇 (Eckmann-Quatran melodrama)。

我們此刻再要討論的，便是倫敦麥羅劇 (London melodrama)。這種戲劇和法國的感覺劇 (Sensation play) 所以不同的緣故，是因為牠極少浪漫的動機，而所涉及的常為道德問題。關於這種戲劇的起源，我們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紀的方羅 (Lillo) 底有產者的悲劇 (bourgeois tragedy)。愛德華菲次波爾在一八三三年所寫的約瑟頓布刺德佛德 (Jonathan Bradford, or, The Murder at the Roadside Inn)，便是一篇十九世紀初期的倫敦麥羅劇，亦即無數後來的麥羅劇底泉源。這種麥羅劇可以被對於城市生活以及對於罪惡和罪犯的興味——在這種興味中間就可以發見部爾衛栗董，迭更新，和查理士里德等的影響——所補充。在這裏，又從法國方面受到了一種影響。自從尤金緒 (Eugène Sue) 底巴黎之神祕 (The Mysteries of Paris) (一八四二——一八四三) 出版以後，接着便有斐登耳 (Fevral) 底倫敦之神祕 (Mystères de Londres) 和部耳

連斯 (Bourgeois) 底巴黎聖母院等一類的戲劇出現。那裏著名的戲劇巴黎的貧民 (Pauvres de Paris) 會以種種的名稱改譯為英語，如欺騙及其犧牲者 (Fraud and its Victims) (一八五七)，倫敦底街道 (The Streets of London) (一八六四)，煤氣燈畔的倫敦 (London by Gaslight) (一八六八)，以及奧古斯丁 (Augustine Daly) 底有名的在煤氣燈下 (Under the Gaslight) (一八六七) 等是。繞着一種巴爾札克式的 (Balzacian) 房屋和街道底背景，一種滿載着社會意識的動作便發生了。對於這個普通的種類，尚須加上一八六二年流浪者 (Les Misérables)——第一種英語改譯底名稱叫做倫敦底啓示 (Revelations of London) (一八六八)——所生的巨大的影響。從此以後，便產生了許多全景的戲劇，如倫敦生活 (London Life)，青春 (Youth)，世界 (The World)，倫敦之光 (Lights of London)，以及息贊茲 (J. R. Sims)，保羅麥立特 (Paul Meritt)，和亨利拍替特 (Henry Pettit) 等底許多較近的麥羅劇。倫敦麥羅劇雖然粗糙，却含有英國鄉土生活以及使牠成為他種戲劇底有

用的階石之直接原理等底種種特色。

在造成工細的標準底時候，法國戲劇底主要影響。是從「工細」劇方面發生的。和麥羅劇一樣，這種戲劇是替處境較自然的人們去把神史中間的理想人物驅除。牠同時又擴棄高遠的動機和熱情，而成爲一種全然是陳腐的紋線所織成的娛樂底禮物。法國的「工細」劇底創造者是尤金·斯克里布 (Eugène Scribe)。在完成這種戲劇底公式的時候，斯克里布在性質較模糊的東西上面造成了很大的貢獻。他教訓人家說，平庸的人物和事物是很有興味的，如果能夠把牠們精巧地表現出來。無論人家對於斯克里布怎樣攻擊，有一件事情是必須承認的，即在不靠熱情或感覺底扶助而去表現對於事物的興味的時候，他對於後來的戲劇家的材料底供給確有很大的貢獻。雖然他底許多祖述者不久便發現了他底缺點，但沒有人能夠否認他的影響。

斯克里布對於英國的主要任務，便是去做一個戲劇家底導師。在完成「工細」劇的時候，斯克里布在實際上便完成了一種國際的戲劇，因爲他所發明的許多規則對於英國和法國的人性是同樣可以適用的。當他開始去學習斯克里布

底功課的時候，那英國戲劇家便把他底處置現代題材的能力作最初的表顯。非但如此，他還把斯克里布底戲劇當做一種原料，而依照較嚴正的英國道德底規範去把牠製成新式樣。那種含有「快樂的大佐，漂亮的寡婦，和愚拙的丈夫」的「工細」劇，在英國就變成了一種戀愛和冒險底故事。部柄科底愛爾蘭戲劇，便是些移植到不列顛羣島去的斯克里布底戲劇，而且其中充滿了情感和荒誕的事實。

無論是爲了牠底流淚或喜笑，斯克里布底戲劇決沒有嚴重考慮之價值。牠有時爲美麗的。牠時常是敏捷的。但牠決不會被人家錯認爲藝術或生活。牠既不是詩或諷刺文，也不是註釋。牠乃是一架和新觀衆底要求相適應的娛樂機器。爲適合牠底目的起見，牠對於各種戲劇底有效的詭計都要抄襲，但並不專屬於牠們底任何一種。牠並不是一種表面的藝術，如行爲喜劇一樣，或是出于游戲性質，如幻想一樣。當牠接近悲劇的時候，牠是最富于滑稽色彩的，牠代表一種極熟練的職業，而我們也給予創造者以同樣的信任，正和我們信任任何熟練的專家一樣。「工細」劇

在英國流行的程度，遠趕不上法國。即使有所發現，也不過是一種改譯或翻譯罷了。可是有若干的錯誤，自從斯克里布向許多戲劇家指出了避免的方法以後，就不再發見。「工細」劇乃是自然形態對於普通材料之最適當的配合。

雖然改譯是當時的慣例，但寫作英國戲劇底努力決不能說沒有。在他們能力所及的範圍以內，那些戲劇家正在從事于新基地底開拓和佔領。在這些情況中間便產生了一批新興的戲劇作家，這班人一面靠着改譯去做他們底後盾，同時就儘量去寫他們自己的戲劇。這班人中間的第一個，便是一八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都柏林 (Dublin) 誕生的部福科。在劇場經營方面，部福科已經促成了一種足以汲取新觀衆的組織，但他同時又以戲劇家底資格去幫同汲取公衆感情的泉源。在他底從一個戲劇家底日記上得來的書頁 (Leaves from a Dramatist's Diary) 中間，部福科敘述了他當時所風行的三種戲劇，——社會劇，鄉土劇，和感覺劇。這些戲劇他都曾寫過，而且同時也寫過許多諷刺劇和詩劇。他便是他當時的兩篇最佳的喜劇倫敦保險 (一八四一) 和白髮和童心 (Old Heads and Young

Heads) (一八四四) 底作者。可是他所賴以不朽的主要作品，却是他底愛爾蘭戲劇，這種戲劇以科林保因 (Colin Barr) (一八六〇) 開始，而包括着阿喇那坡格 (Arrah-na-Pogue) (一八六五) 和蕭格勞因 (Shawbrana) (一八七五)。在黑白雜種人 (The Octoroon) (一八六一) 中間，部福科對於克里奧人 (Cleo) 的使用，正和他使用愛爾蘭人一般。部福科是一個新聞記者。他底戲劇都是一天寫成的。但是他在十九世紀戲劇史上的重要則無可否認。

和部福科一樣，托穆泰羅也是一個多才多藝的舞合作家。他是歷史劇，鄉土劇，和感覺劇底翻譯家，改譯家，共同作家，和作家。他和馬克勒麥，答格刺士澤洛爾德，柏喃德，布隆沙 (E. L. Blanchard) 以及吉爾柏特等同時代表着一羣才子，這些人一面替許多滑稽週刊撰稿，同時仍然繼續舞台著作底生涯。因為受了詩劇的影響，他底寫了三篇歷史的悲劇，即斧和王冕 (Twixt Axe and Crown)，孤線中的佐安 (Joan of Arc) 和安部林 (Anne Boleyn)。他又幫同查理士里德寫過三篇戲劇，

即面具和面 (Masks and Faces)、國王底敵人 (A King Rival)、和兩個愛情和一個生命。(Two Loves and a Life) 在他底一百篇戲劇中間，下面的幾篇是值得追念的：驗票員之票 (The Ticket of Leave man) (改譯布里斯巴立 (Brisbarre) 和尼斯 (Nus) 底作品)，陸路 (The Overland Route)、陰謀和熱情 (Plot and Passion)、風波依然險惡 (Still Waters Run Deep)、不相稱的配偶 (The Unequal match)。因為不是一個偉大的人物，他底成功是以一個極能幹的平常人底資格去獲得的。

學識遠過于素難的查理士里德，是一個較優的戲劇家和一個較遲的戲劇作家。他底第一種野心是希望成爲一個有名的戲劇作家。他這種野心並沒有成功，因為至少在兩種事業方面，——在歷史的傳奇 (Historical romance) 和目的小說 (FutPose novel) 方面，——他底名聲已經超過了他在劇場中所得的令譽。雖然他自己的作品有文華冗贅之弊，但當他改譯他人底作品的時候，他底最佳的工匠底特性便能表顯出來。他改譯過斯克里布底太太們底戰爭 (The Ladies' Battle) (一八五一)，又把馬利特 (Ma-

quet) 底格蘭提厄巨廈 (Le Chateau Grantier) 改譯爲重婚 (The Double marriage) (一八六七)，而把佐拉 (Zola) 底飲酒 (L'Assommoir) 改譯爲飲酒 (Drink) (一八七九)。雖然不是一個第一流的戲劇家，里德對於人物底處置却具有卓越的天才，尤其是在處置怪僻和同情的人物的時候更可以表顯他底能力。

有三個在諷刺劇方面獲得成功的諧文作家，因為努力去改進他們底作品的緣故，也享受了特殊的榮譽。布隆沙 (一八二〇——一八八九) 是判亦底投稿者，批評家，和波希米亞人，他在三十七年中間不斷地把手勢劇供給德魯立雷因，所寫的手勢劇共有一百篇左右。柏喃德 (一八三六——) 會把判亦用做一種戲劇方面的滑稽詩底媒介物，正和塔刻立把牠用做小說底媒介物一樣。他是一個狂歡劇和航海的麥羅劇和諷刺文底作家。擺倫 (一八三四——一八八四) 是海濱劇場 (Strand Theatre) 底一個諷刺劇作者。他是一個雙關語底專家，一個非常奇突的諷刺底使用者，和一個窮著作家。他底最值得追念的地方，是因為他曾在一八六五年偕同馬利特爾 (Marie Wilton) 去

從事于威爾斯皇子劇場組織。至于他底許多戲劇，除了令人惋惜以外簡直沒有留下什麼。這些作家都顯露同樣的特性。他們都是很熱練地去講述一只不真實或膚淺的故事，但並不去啓發思想，也不去提出生活上的註釋。在這種故事中間最先和生活接觸的，便是他底許多快樂的言語和粗俗的俚語。這是非常重要的，在許多人物中間有一個在羅伯特生以前出現的，乃是里德底面具和面中間的那個可憐的悲劇家特里普勒特(Triples)，亦即此刻已經在變戲法者和江湖術士底喧擾聲中消失的舊傳統之唯一的代表者。

這一切作家全都是試驗者，他們因為認識了劇場方面的種種困難，所以對於他底藝術的處置非常審慎。這時候就需要一個思想堅密的人去進行爲造成一個真正的英國劇場所必要的第二步工作。托馬斯羅伯特生(Thomas W. Robertson)(一八二九——一八七一)底出現，決不是英國劇場中間一件偶然的事情。他底家族曾經世代在省巡迴隊(Provincial circuits)中間服務。在他沒有成功以前，他曾經做過演員，窮著作家，和改譯家。他曾在法國進過學校，因此對於法國劇場底情形比較一般戲劇家更爲熟悉。

• 他改譯過登涅里和克雷維爾(Dennerly and Clement)和拉俾士(Ladiche)底滑稽劇；登涅里和克力門(Dennerly and Clement)，斯克里布，和卡里(M. Carré)底戲劇；以及斯克里布和勒谷末底喜劇。當馬利耐爾吞把他底機會給他的時候，他便準備去對於英國劇場作一種真實的貢獻。

前面已經說過，從法國得來的大部份的影響都是從劣等的戲劇中間發生的。同時法國另有一種較合乎藝術標準的戲劇存在着。法國的較嚴正的戲劇家對於英國所生的一部份影響，可以從這件事實上面看出來，即英國人一面果然是在斯克里布底門下受業，他同時又斷續地企圖——時常是失敗的——去替英國舞台改譯斐耶(Feillet)和奧計亞(Augier)底作品。屋大夫斐耶(Octave Feuillet)是過于精緻，過于風雅而貴族，他底作品中間含有一種過于強烈而難以改譯的溫雅的慘悽底氣質。但他底戲劇是聞名的。他底鄉村(Le Village)在一八五一至一八六〇年間曾以佳偶(The Cozy Couple)底名稱開演，而在一八七七年復以牧師底職位，一只家庭故事(The Vicarage, a Fire-

side Story) 底名稱開演。他底一個窮少年底故事 Le roman d'un jeune homme pauvre) 曾在一八五九年被約翰奧克森爾改譯為綠蕨 (Ivy Hall)，而復被衛斯特蘭馬斯敦改譯為浪漫英雄 (A Hero of Romance) (一八六八)。奧計亞底作品改譯為英語的極少，但可以斷定他是很有名的。他底海賊 (L'Aventurière) —— 後來被羅伯特生改譯為家庭 (Home) —— 在一八五〇年以前曾以法語在倫敦開演。而他底學派中間所含的「善意的」(«du bon sens») 底精神，定然是英國戲劇家所引為滿意的。他底關心政治，家庭，和事業，都極合英國人底口味，而和社馬底注意流浪者和私生子等迥然不同。奧計亞對於社會制度的辯護頗有中等階級的色彩。「一個沒有德性(羞恥)(Pudeur)的女子正和一個沒有勇氣的男子一樣，」他說，這句話英國人也許可以奉為一種哲學，而靠着牠去開始他底創造近代英國戲劇底艱難的任務。羅伯特生熟知奧計亞這件事情，可以從社會 (Society) 底刊行本中間的一篇附記上面看出來，這篇附記是說明作者為了一件偶然的事，事應該對於奧計亞底厚顏者 (Les Effrontés) 表示感謝，

而同時也可以從他底對於海賊的改譯中間看出來。

羅伯特生底真實的貢獻，便是他所應用到戲劇編製方面去的自己的見地。在鄉土中間發見文學興味的證據，此刻是第一次。許多戲劇作家都受了迭更新底寬泛的人物描寫之有害的影響。羅伯特生勇敢地去摹擬塔列立底怪異的譏諷，以及喬治波洛 (George Borrow) 底雖脫節而仍強烈的寫實主義。他和虛榮市 (Vanity Fair) 底作者同把佈局底成法委棄不顧，而專靠他底人物研究和他底生活上的知識之精密的組織去獲得興味，羅伯特生雖然寫過四十篇來往的喜劇，戲劇，和滑稽劇，他底得名却靠着他在威爾斯皇子劇場第一次成功以後所寫的一批劇戲，其中包括着社會，我們的 (Ours)，階級 (Caste)，遊戲 (Play)，學校 (School)，家庭 (Home)，夢 (Dreams)，M.P.，和戰爭 (War)。在這許多戲劇中間，祇有夢，家庭和戰爭是在威爾斯皇子劇場開演過的。

大衛加立克 (David Garrick) —— 這篇戲劇是替薩登 (E. A. Sothern) 從法語改譯的 —— 底成功，便鼓勵羅伯特生去寫一篇具有新氣脈的戲劇。這篇戲劇便是社會，

而當牠送到亥馬劇場去的時候，曾經被斥為無用的廢物。牠最後被馬利耐爾吞所接受，而且囑咐以這樣一句話，「官廳危險，不願愚鈍。」於是牠便于一八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在倫敦第一次被人排演，以馬利耐爾吞扮演康德赫德林吞 (Maud Etherington)，班克落夫先生 (Mr. Baneroff) 扮演錫德尼達里爾 (Sidney Daryl)，而約翰 (John Hare) 扮演塔密爾特公爵 (Lord Plamirant)。那篇戲劇是一種直接的成功。在社會中間發現出來的乃是較舊的戲劇底種種特徵，這些特徵在羅伯特生底後期的戲劇中間就被棄却了。那動作底基礎是一種無數情境底集團，這些情境中間有許多是涉及財產問題的，——父子關係的誤認，購進的票據，逮捕索債，戀愛的和不戀愛的求婚者，重利放債的猶太人。那些接幕的表演 (act) 都裂成了分場表演 (Scenes)；同時又含有許多雙關語和冗長的側白 (aside)。那個格局分成了兩股動作，一股在林肯舍鷄架 (Lincoln's Inn Owls Roost) 舉行，另一股在塔密爾特家中 舉行。但帶着牠底較舊的技術底種種特性而出現的，却是一種新實在底形態。踏上舞台的許多男女，

在脚光 (footlight) 下看來都是些不習慣的演員。所表現的乃是一個新商人，新聞紙，和議會底世界。佈景底設置力求真實，而成爲一切羅伯特生底戲劇之標識。羅伯特生可以把佈景作極生動的表現。性格和情威底顯露都帶着一種精細的價值底意味。表演方法底經濟，莫過于錫德尼和康德二人間的那種天真的眉目傳情底神態。但作者對於當面的效果尚不能自滿。他還使他底戲劇去代表一種對於當時各種勢力的註釋，如社會上的金錢底勢力，報紙底勸誘力，社會的野心對於著作家的影響等。羅伯特生決不是一個革命者。他並不袒護貧人而反對富人。他把人類看做人類去評判。他憎惡勢利者，不論是有地位的人或是可以獲取地位的人。有了這一切的關係，社會便在英國戲劇界中取得了新基地。

在羅伯特生底下一篇戲劇我們的——一八六六年九月十五日在倫敦開演——中間，顯出了構造方面的種種特徵，因此便獲得了一酒杯和醬碟式的戲劇 (Cup and saucer Play) 底名稱。那篇戲劇在設計方面幾乎是全然缺乏的，但牠底佈局方面的缺陷却被一種深刻的觀察以及一種去把

現代生活之迅速的印象移上舞台的能力所填補。那篇戲劇在實際上乃是一種現代感覺底織物，這些感覺中間最強烈的極是愛國主義底感情，以及英國在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時代所喚起的對於她底兵士的親愛的驕矜。在舞台技術方面看來，如果把設計或效果略去不論，這便是一篇傑作。

羅伯特生底更下一篇戲劇，即一八六七年四月六日在威爾斯皇子劇場初次開演的階級，雖然在他底許多戲劇中間不能直接成爲最著名的作品，從藝術底觀點上看來却可以壓倒一切。牠較之我們的更爲具體，而較之社會更爲真實。那種動作是從道德的格局中間產生，而能夠把這種格局反映出來。那種對話流暢而自然，同時又非常簡潔。和在前一篇戲劇中間一樣，作者對於佈景的處置非常審慎，而且對於說白底方法也有詳細的指示，藉以避免舞台習氣和陳套。

那篇戲劇底本質是英國的。牠底根據便是羅伯特生自己在一八六六年替托穆呼得（Tom Hood）底聖誕節紀念冊租稅（Rates and Taxes）所寫的一篇小說，標題稱做貧乏

的稅額所啓示的故事（The Poor Rate unfolds a Tale）

。兩者底共同的泉源是在於單純的英雄主義，在於男子對於女子的戀愛，在於久別重逢底歡樂，在於爲父母者底歡心。塔刻立底影線是非常明顯的。那篇故事中間的非耳法克斯多布累（Fairfax Daubray）——在戲劇中間就變成丁喬治達爾曼（George Dalroy）——底眷戀阿爾馬（Alma），正和虛榮市中間的喬治（George）底戀愛阿米力亞（Amelia）一樣。在那篇戲劇中間，隨處可以看出草率的英雄主義之拙劣的精神。扮演達爾曼的腓特烈楊治（Frederick Younger）第一次是依照塔刻立的方式去表演，而成立一個拙劣的笨伯。克力門司各脫（Olephant Scott）告訴我們說，羅伯特生在虛榮市中間最愛讀的，便是阿米力亞在滑鐵盧之役替臥壘着的飲彈而死喬治祈禱底一段描寫，而且他又接着說道：「我們在階階中間讀着的，彷彿是柏啓（Becky），和若斯（Jos），和阿米力亞，和喬治，和多賓（Dobbin），而並不是波里（Polly）和達爾曼，和和德里（Hawtree），和厄斯忒（Esther）。

羅伯特生此刻已經成爲一個成功的戲劇家，他同時要

把戲劇去供給二家或三家倫敦的劇場。他底一八六八年二月十五日在威爾斯皇子劇場開演的遊戲一劇，乃是他在德國的遊歷以及對於德國所生的興味底結果。當他底藝術漸次進步以後，那作者底興味便轉移到爲國民性底差異所表現的精細的性格以及青年和兒童底閃爍的人格方面去。在我們的中間，他底最佳的人物之一便是那個俄國人拍洛夫斯基皇子 (Prince Perovsky)。在遊戲中間我們便有關於巴登 (Baden) 的若干動人的描寫，以及一段在這個風流放誕的主人翁底許多事蹟中間極有精彩的愛情底表現。一八六九年一月十六日開演的學校，乃是羅伯特生底許多戲劇中間一篇最成功的作品；這篇戲劇在第一次開演的時候連續不斷地演了三百八十一個晚上。那個格局底概略是從羅德力柏涅狄克斯 (Roderick Bendix) 底阿斯仁布洛德爾 (Aschen-bredel) 方面得來的。這篇戲劇很有些賣弄技巧底色彩，因爲牠底全部心理都是女學生底心理。用遊戲的，閃爍的，女孩子的性格之未成熟的材料去構成一篇給成人看的戲劇，恐怕在以前從不曾有過，——在十九世

紀當然是絕對沒有。作者底成功又是他底技術精熟之一體，但那篇戲劇中間並不會含有可以賦予牠以永久的生命的種種特性。在這些後期的戲劇中間，作者底種種特徵已經發達到了極步。他底最後的一切戲劇，都是從若干僻性或是一種優美的幻想中間織成的。在這些戲劇中間，他底浪漫的傾向，他底對於單純的英雄情性的讚美，以及他底對於新商人底缺點的譏諷，都有了充分的表現。他底後來的幾篇戲劇，即 M.P.，家庭，和夢，都在狂熱的觀衆之前表演過。自從戰爭出現以後，他底鋒芒便消失了。當他死後，他底戲劇仍然在威爾斯皇子劇場繼續開演，而當班克洛夫夫婦遷入亥馬克劇場的時候，他們又把這些戲劇帶往表演，表演底次數總計在三千以上。這些戲劇在當時頗有自成一派作風底希望。但自從作者死後，這個希望也就打消了。以他底卓絕的事業而論，羅伯特生便不會有繼承者，但自吉爾柏特以迄巴栗 (Barrie) 的英國戲劇家莫不從他底草創的事業方面得到相當的利益。

馬 車

俄國 郭哥爾著
孫國仁 譯

自從騎兵聯隊駐紮以來，小小的B城也逐漸有起生氣來了。直到那時天氣是可怕地昏暗。當一個人趕着車經過該城而瞥見了那帶着一種使人難以相信地酸刺的表情直望着大街的砌得很低地彩畫的房屋時……唔，那裏的事物是難以言語形容的；沮喪得像是有人在那裏門牌輸了錢，或者剛剛說過一些愚蠢而不當的事情——總之，是非常懊惱的。房屋的牆粉為雨水所剝蝕，白色的牆壁佈滿了斑點；屋頂上像我們南方城市中似地大都生了茅草。各花園也因為警官的命令以改善外觀起見早已砍伐了。在街上遇不到一個人；至多有一隻鷄穿過大道，有如從堆積到八寸厚的塵土下提出來的浸沾了幾滴雨水而變做濕泥的枕頭一樣柔軟，於是B城到處擁滿了這種警官稱做法國人的肥動物；從浴池中挺着莊嚴的鼻孔，牠們發出一種叫聲，使遊人們只好催馬前進。無論如何，在B城遇到一位旅客是一件很難的事。在少時，很少時，擁有一十個田奴的穿着全身南京

布的衣服的鄉紳乘着兩輪蓬車和輕便馬車一類的東西在大街上顛顛地行着，從堆疊着的麵粉袋的後面向外望，同時他鞭着後面跟隨一匹小駒的馴良的牝馬。即使連市場左近也表現着一種頗為淒涼的情景：成衣局全面的一隅很盡地突向街頭，對過，一所嵌着兩隻窗戶的磚房十五年來都在建築中；再遠點，有一片時式的柵牆兀自矗立在那裏，牆上刷着灰色以與泥土相配合，這是警官年青時在他還未養成午餐後立刻就睡和夜裏飲着調以乾莓的香酒的習慣以前所建築，以為羣屋之模範。其他地方圍牆全是枝節所編成。方場的當中，有幾家很小的店舖；一個人可以常常看見裏面有一束麵包圈，一位戴着紅色頭帕的農婦，一百磅的肥皂，幾磅苦杏仁，行獵所用的小子彈，一些棉絨的原料和兩位整時在靠門處玩着磁環的夥計。

但是自從騎兵聯隊駐紮在這小小B城以來，什麼都改變了：街中充滿了生氣和色彩，總之，他們形成了一種頗

爲異樣的景況；砌得低矮的小房子時常看見一位頭上帶着羽翎的溫雅而強健的軍官走過，在路上和友伴討論着升級或是上品的烟草，間或門牌時以馬車作賭注，這輛車本來可以稱爲聯隊的馬車，因爲沒等到離開聯隊，這輛車便在所有軍官中傳遍了：一天少校駕駛出去，次日便看見它在中尉的馬欄裏，而一星期後，看哪，少校的隨從又在它的輪子上澆油了。房屋之間的木籬上往往點綴着太陽光下懸掛着的兵士的軍帽；有的大門上常常展覽着一件灰色的軍服；在大街的邊道上你可以看見許多長者像靴刷一樣硬直的鬚鬚的兵士。這些鬚鬚到處顯現着；假若女工們帶着錫杯聚集在市場上，一個人能夠時常瞥見她們身後閃動着一部鬚鬚。這些軍官們爲本地增加了不少的生氣，直到現在這裏還有一位和牧師的妻子住在一所房子裏的裁判官和一位很聰明的警長，不過這位警長整天祇是睡覺，從早餐時睡到黃昏，從黃昏睡到早餐。旅長司令部遷移到此地時，社會上增加了人數和興趣。鄰近的地主們——從前沒有人懷疑過他們的生活——開始常常拜訪這縣城，看一看軍官，或者有時打一打「潘克」(Bank——一種牌名。)，對於這種

遊戲他們腦中存有一堆極其隱晦的觀念，他們爲收獲的恩惠，野兔，以及妻子的任務所忙迫。

抱歉的很，我竟不能憶起到底是那種情境催促着旅長要開一次盛宴；預備周詳；從城門處就能夠聽到廚夫刀子的響聲。全市場都爲了這次宴會而收拾得整潔有序，於是裁判官和他的女執事祇得吃些牛乳點心和麵粉餅乾。司令部的小院內排滿了蓬車和馬車。來賓中有許多貴族——軍官們和幾位鄰近的地主。地主中最值得提起的是皮法迦，皮法迦洛維奇，契爾託克斯基，B縣中的一位超等貴族，他在選舉時比誰都鬧得凶，坐着一輛極漂亮的馬車馳聘而來。他從前在騎兵聯隊裏服務過，而且也曾一度爲其中最重要而馳名的軍官，不管聯隊駐紮在什麼地方，最低限度他曾在許多跳舞會宴會上露過頭腳；無論如何，坦柏夫和辛相斯克省的年輕的太太們能夠告訴我們那些事。如果不是因爲一點所謂「不幸」的偶然之事而退了職，他在別的省裏博得一聲好名譽是很可能的；也許從前他打過別人的耳光，或是被別人打過，這一層我記不清了；總之，他被人辭了職。無論如何，他並不因爲這件事而失掉他的身分。

他穿着一身高腰的軍服，靴子上嵌着馬刺，鼻下襯着鬍鬚，因為，沒有鬍鬚，省裏的貴族就會以為他是在他時常輕慢地談論着的步兵營裏服務。他參觀所有熱鬧的市場，那些形成俄羅斯中心的人物：乳母和孩童，肥大的地主和他們的小姐，一起到那裏去享樂，駕着蓬車，戴着帽子，持着魚叉，還有安樂車和馬車，這些都是狂夢中所見不到的。他對於騎兵隊的駐紮地點有一副特別的嗅覺，時常會見軍官，見了他們就敏捷地從輕便馬車中跳出來，霎時便做成相識。上屆選舉時，他為各省的貴族設了一次特宴，宴席中他發表說：假使他被選為上將，他「想要把貴族提升到最高的階級。」總之，照省裏流行的話來說，他像貴族似地生活着；他娶了一個很漂亮的妻子，嫁妝有二百農奴和幾千現金。現金都浪費在一隊六匹道地的頭等馬，門上鍍金鎖，噴良的驢和一個法國管家的身上。這二百農奴和他自己的二百，都為了商業的經營抵押到銀行裏去。

總之，他是一位合格的地主……

除了這位地主之外，司令的宴席上還有幾個別的地主，但是那就無需贅述了。其餘的客人都是同隊的軍官，此

外還有兩位參謀，一位上校和一位肥胖的少校。司令雖然是一位咕咕叫的司令官却是一個矮而胖的人物，別人這樣批評他。他用着遲鈍而驕傲的低音談話。宴席是奇特的：各種鱈魚，精美的魚卵醬，鵝鳥，龍蝦菜，鵝鶉，肥雞和和一些木樨，這可以證明出從昨天起廚夫的肩間就沒有沾過一點強烈性的東西，四個兵士整夜持着刀幹活，幫着他做雞絲肉和果醬。成堆的瓶子，大的盛着冰紅酒，小的盛着瑪迦拉酒；一個可愛的夏日，敞開窗戶，桌上擺着冰盤，穿着特別寬大外褂的主人們的摺皺的前衫，相互的談話被司令的聲浪所掩，被香檳酒所淋漓，——一切都調諧。餐後，大家滿意地提着沉重的肚腹從桌前站起來，於是，燃着了長短不等的煙斗，手裏端着咖啡走到外面的台階上來。

「如果你願意的話，現在你可以看一看她了，可愛的孩子，」司令向前走時和他的一個儀表不俗的青年副官說着，「告訴他們捧着那匹棕馬溜一溜！你可以在這兒自己欣賞一番。」說到這裏司令取出煙斗噙了一口煙，「她的飼養並不十分好；這樣惡劣而可詛咒的小城！她是一隻極

「咳，咳——合適的牝馬！」

「於是——咳，咳——早就有她麼，司令？」契爾託克斯基。

「喔……——咳——咳……——」幾不久；自從由養馬場的馬棚中摔來祇有兩年。」

「您是訓練好摔來的，還是到這裏纔訓練，司令？」

咳——咳——咳——「這兒，」說了這句話，司令便完全消失在烟氣中。

正當那時一個兵士從馬棚中跳出來，可以聽見蹄的擊觸聲，最後，另外一個長着聯鬚絡腮的鬚鬚穿着白色上衣的兵士出現了，摔着那匹戰顛而驚惶的牝馬的繩繩，那馬突然一擺頭，幾乎把兵士和鬚鬚一齊舉到空中去。

「那兒，那兒，阿格拉。伊凡諾夫娜！」他這樣說時把牠摔到台階上來。

這匹牝馬的名字叫做阿格拉。伊凡諾夫娜。強壯而兇猛，像是南部的美獸，牠用蹄子踏着木階，於是驕然站住了。

司令放下烟斗，開始帶着滿足的神情端詳着阿格拉。

伊凡諾夫娜。上樓自己走下台階捏住阿格拉。伊凡諾夫娜的鼻子，少校拍着阿格拉，伊凡諾夫娜的大腿，其餘的人喀喀地咋着舌頭。

契爾託克斯基走下台階從身後湊近她。聚精會神地手裏握住繩繩的兵士直勾勾地望着那位客人的兩眼，彷彿帶着有心要跳進眼睛裏去的神氣。

「真大俊了，」契爾託克斯基說着，「一匹週身絕美的馬！讓我問您一句，司令，她走得怎樣？」

「她走得很好，祇是……那醫生的混蛋助手，該死的，給她幾粒丸藥吃，最近兩天弄得她祇是打噴嚏。」

「真是好馬，真好；而且，司令，您有一輛適宜的馬車麼？」

「馬車？……但是她是一匹坐騎，你知道。」
「我知道，但是我問您就是要明瞭您有沒有一輛適宜的馬車去配合其他的馬。」

「喔，對於車輛我還不太富裕；我早就有心尋一輛時式的。我會給我的兄弟寫過一封信，他現在住在彼得斯堡，可是我不知道他肯不肯送給我一輛。」

「我想，司令，沒有比維也納的馬車再好的了。」

「你說的很是，」咳！咳！咳——

「司令，我有一輛精美的純粹維也納造的馬車。」

「什麼樣式？是你乘來的一輛麼？」

「喔，不，那祇是為平常遊散用的，但是另外一輛……

簡直是奇觀！像羽毛一樣輕，當你坐在裏面時，那簡直像是一不算我失敬——你的乳母把你放在搖床裏擺動一樣。」

「舒服極了：靠墊，軟簧，一切都如同畫兒似的。」

「那很好。」

「而且是非常地寬闊！說實話，我從來沒有見過像這樣的馬車。當我仍在辦公的時候，我常常在箱裏面放了一打甜酒瓶和二十磅烟草，此外，我常常帶了六件制服和內衣以及兩支極長的烟斗，同時你能在口袋裏面放下一隻牛。」

「那很好。」

「一共花了四千盧布呢，司令。」

「這樣價格當然會好；而且那是你自己買的麼？」

「不，司令，祇是偶然得到的；那是我的一個朋友買

的，是我幼年的同伴，一位完全和您的意的漂亮人物；我們的情誼達到這樣的地步：他的東西就是我的，簡直等於一個人。我用門牌贏過來的。你是否願意賞個光明天到草舍去吃一頓便飯？同時也可以看一看馬車。」

「我真不知說什麼好……我單獨去……你肯讓我帶着我的同僚去麼？」

「我也得約請他們幾位一同去。諸位！你們幾位到舍下去簡直是我的榮耀。」

上校，少校，以及其他幾位軍官恭敬地鞠了一躬申謝他。

「我以為，如果要買一種東西，必須要好，假使不好，乾脆就不用買它。明天您賞光到舍下一訪，我願意把我買的幾樣有用的東西獻給您看一看。」

司令看着他，從嘴裏噴出一縷烟來。

契爾託克斯基既經約請了軍官，心裏非常快活：當他高興地看着這幾位上等人時，在他們這方面也似乎對於他加倍地歡喜，這從他們的眼色和半打着躬的舉動中使可

以看出來，他暗自盤算吩咐着款待他們的禮節和書翰。契爾諾克斯基坦然自若地表示着得意，他的腰帶中有一種融化的香韻，彷彿是發快樂所壓抑似的。

「司令，在那裏你可以和我的妻子做爲相識。」

「我將很高興，」司令說時帶着鬍鬚。

隨後，契爾諾克斯基決定立刻回家，爲的是預先安排接待賓客的一切事物以及宴席；他拿起他的帽子，但是奇怪的很，他不覺又洗了一會。正在這時，屋中已經擺好了桌椅。不久，全體人員便四人一組分開來門紙牌，坐在司令屋中的各個角落處。臘燭取了來；契爾諾克斯基半天沒有決定是否是坐下來門牌，但是一經軍官們的慫恿，他覺得拒絕未免有失禮節，於是他便坐下來。他的身旁不知從那裏來的一杯五味酒，他毫不思索地喝了下去。贏了兩個廣布，契爾諾克斯基又在手頭發現一杯五味酒，他不加思索地又乾了杯，雖則他起初說：「該回家了，諸位，異到時候了，」但是他又坐下來門牌第二次。

那時候屋中各角落處形成一種完全屬於個性的談話。門紙牌的人們很安靜，但是其餘沒有參加紙牌戰的人們坐

着沙發在一旁談天。一個角落裏，背後倚着靠枕而嘴裏含着烟斗的參謀長在悠閒地敘述着他的戀愛冒險，周圍的人們爲這故事所吸引而聚精會神地諦聽着。一位肥得離奇的地主，手掌之短像是長得過火的番薯，帶着一種特別可厭的神氣聽着，而且不時地努力把他的短胳膊伸到鬍鬚後去掏鼻煙壺。另外一個角落裏，極熱烈地討論着關於騎兵中隊的操練，契爾諾克斯基，那時他拋了兩次兵士（Polo）而沒有拋皇后（Queen），驀然也參加了那沒有注意他的談話，從角落處高聲嚷道：「那一年？」或是「那個聯隊？」並不理會這問題原來和討論的事情毫無關係。最後，圍飯前幾分鐘，雖則口頭上還玩着而且似乎各個人的腦袋裏都充滿了紙牌，他們終於散了場。契爾諾克斯基清清楚楚地記得自己贏了許多錢，但是他連一個大也沒有檢到，從桌前站起身來，帶着好像一個人沒有找到手帕的神情兀自佇立在那裏。晚餐開了。不用說，酒是少不了的，契爾諾克斯基幾乎每次都是不得已地斟滿了杯，因爲酒瓶在他的四周圍繞着。

席上開始了冗長的談話，但是奇異地進行着。一位會

服務一八一二年的戰役的上校敘述着一場空前的戰爭，於是，我也不能說出是什麼緣故，他從酒瓶上把瓶塞拔下來，插進蛋糕裏去。簡斷截說，散席時已經是早晨三點鐘了，車夫們不得已只用胳膊像是幾捆貨物般地攙着紳士老爺們；不顯貴族的禮貌，契爾託克斯基走進車時低低躬着身，激烈地縮着頭，以鬍鬚上沾着兩塊乾果殼帶回家來，

家裏的人都睡熟了。車夫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僕人，叫他領着主人穿過客廳交給女僕，在伊的引導之下，契爾託克斯基走向臥室，登上床去靠在他的年輕而美麗的妻的身旁，她穿着雪白的睡衣嬌慵地臥着。丈夫入床的震動驚醒了她。打着哈欠，眼睛迅速地眯了三下，她半噴半笑地睜開了，但是發覺到他絲毫不加注意時，又復憤懣地轉過頭去，鮮豔的小面頰枕在胳膊上，不久便入睡了。

按照鄉村風俗，女主人從打着鼾聲的丈夫的身側起來時已經是不早了。記得他早晨四點鐘回家的，她不願意叫醒他，於是，穿上她丈夫從彼得斯堡訂購來的拖鞋，身上穿着一件有如溪流般的白色長衫，她沐浴得像本來面色那

樣的鮮豔，便去打扮白天的裝飾。兩次照着鏡中的自己，她意識到那天早晨她特別地嫵媚。這種無意識的情景使她在鏡前格外消磨了兩小時。最後。她穿得極其迷人地走到花園中去呼吸新鮮空氣。幸運造定的，天氣就好像南方夏日時一樣地可愛。溜向天端的太陽溫暖地照耀着；但是在昏暈的小徑上微覺有些涼意，花卉在陽光的溫和下顯得加倍的芳香。這美麗而年輕的妻完全忘却了現在已經是十二點鐘而她的丈夫還在沉睡。她業已聽見兩個車夫和一個睡在花園外的馬棚中的馬夫的飯後的鼾聲，但是她仍然坐在隱蔽的可以眺望大道的小徑裏，心不在焉地注視着它伸展到空漠而荒涼的遠處，正當那時一陣塵烟在遠處飛起，吸引她的注意。專心注視着，不久她辨出幾輛馬車來。車中坐着一位在陽光中閃爍着厚重的肩章的司令，身旁伴了一位上校。隨後一輛馬車內坐定四個人：少校，司令的副官和對面坐着的兩個軍官。於是聯隊馬車來到了，這是大家所諸熱的，那時正被肥胖的少校享受着。聯隊馬車後面隨着一輛「良行」，裏面坐下四個軍官，第五位坐在他們的膝上，最後是三個軍官騎着咕咕叫的深棕雜色的馬。

「那末，他們也許是到我們這裏來的，」婦人想着。
「喔，天呀，他們一定是的！他們在橋頭處轉過來了！」
她高喊了一聲，鼓着手跳過了葦畦直奔丈夫的臥室；他睡得像死人一般。

「起呀！起呀！快快起呀！」她嚷時拉着他的胳膊。
「什麼事？」契爾托克斯基閉着眼睛細語着。

「起罷！你聽見沒有，客人來了！」

「客人？什麼客人？」……說着話他輕輕哼了一聲，好像一隻小牛在尋找乳頭時所發出的聲音，「噫……」他細語着：「屈下頸來，我愛！我吻你一下。」

「可愛的，爲了上帝起來罷，快點！司令和軍官們！喔，親愛的，你的鬚鬚上還沾着一塊乾果殼呢！」

「司令！那末，他已經來了麼？但是，鬼東西爲什麼不叫醒我？而且，飯呢？飯怎麼樣？所需要的都預備好了麼？」

「什麼飯？」

「爲什麼，我沒有吩咐麼？」

「你早晨四點鐘回來的，無論怎樣問你，一句話都沒

和我說。我沒有叫醒你，因爲我覺得替你爲難，你沒有睡一忽覺……」

說到最後一個字時，她用着一種祈禱而含情的聲音。
契爾托克斯基在牀上躺了一分鐘，眼睛瞪出腦袋以外，彷彿爲雷電所襲擊一般。最後他祇穿着短衫跳下床來，忘却這是十分非禮的事。

「喔，我簡直是一隻驢！」他說時打着自己的前額；
「我請他們吃飯！怎麼辦呢？他們還不遠？」

「我不知道……我希望他們立刻就到。」

「我愛……藏起來罷……噫，誰在那兒？可惡的了頭，進來；怕什麼，傻東西？軍官們不一會就到了：你就說主人沒在家，就說他不回家了，清晨早就走了……聽見沒有？而且，告訴僕人們都要異口同音；快點！」說着話，他急忙抓過了大衣，跑到馬車房也隱藏起來，自己以爲有十分把握可以保險，但是，站在馬車房的一隅，他覺得即使是在這裏也難免被人看見。

「啊，這兒比較穩當些，」的思想從他的腦際閃過去，霎時他放下近旁的馬車的腳蹬跳進去，關上車門，更保

險地圍裙和皮件滿捲起來，靜靜地騎着，蜷伏在大衣裏。

正當這時，幾輛馬車駛到台階前面。司令下了車，搖了搖車軀；背後的上校用手擋着帽子上的羽毛，肥胖的少校攔住臂下的指揮刀，跳上車來，瘦弱的中尉副官們和坐在別人膝上的中尉輕輕從「良行」上躍下，最後，高雅地騎着馬的軍官們也離鞍下來。

「主人沒在家，」一個僕人走出來站在台階上說。

「沒在家？他要回來用飯罷，我想？」

「不，老爺整天出去了。他或許到明天這時才可以回來。」

「唔，確實的，」司令說。「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敢承認這是很奇怪的，」上校說着笑了。

「不，實在的……他怎能幹這勾當呢？」司令不高興地說。「噫！……鬼東西……爲什麼，如果他不招待朋友，何必約請呢？」

「我不懂一個人怎麼會做出這種事來，司令，」一位年輕的軍官說。

「什麼，什麼？」司令說道，每當和一個軍官談話時，他時常發出一種問話式的獨音字來。

「我說，司令，這不是正當的舉動！」

「自然不正當……爲什麼，假如發生變故，無妨告訴我們一聲，不然就不必請我們。」

「唔，司令，這是沒有辦法的，我們只好回去，」上校說。

「當然，沒有別的法子。雖然不見他，我們看一看馬車；好像他並沒有坐着它出去。噫，你在那裏！來人哪！」

「有什麼吩咐？」

「你是馬童麼？」

「是的，老爺。」

「領我們看看你們主人新近買的馬車。」

「這邊來，先生；到馬房裏來。」

司令和軍官們一齊來到馬車房。

「我把它推出一點去行不行？這兒太黑。」

「夠了，夠了，行了！」

司令和軍官們圍繞着這輛馬車，小心翼翼地審視着車輪和彈簧。

「唔，沒有什麼出色的地方，」司令說。「這只是一輛很平凡的馬車。」

「一輛惡劣的馬車，」上校說；「一點好的地方都沒有。」

「我以為，司令，這輛車不值四千，」年青的軍官說。

「什麼？」

「我說，司令，我以為這輛車不值四千。」

「四千，真的！為什麼，連兩千都不值，什麼都沒有。也許裏面有點特別的東西……請你解開皮件，好朋友。」

而觸到軍官們視線的正是穿着大衣怪樣地蟄伏在那裏的契爾託克斯基。「呀，你在這兒！」……驚惶的司令叫道，

說完這句話，他立刻用力把車門關上，照樣用圍裙蓋好了契爾託克斯基，於是和軍官們駕着車去了。（完）

此篇譯自倫敦「Chatto & Windus」書店一九一三年出版「Over Coat and Other Stories」原名「The Carriage」同時參照「Every mans Library」之「Taras Bulba and other Stories」前者為著名俄文譯者加納脫夫人（Constance Garnett）所譯 文章較清晰，故大半依此本。原著者 Nikolay Gogol 為俄國文學老祖。

譯者附誌。

義務教育

孫福照

「中國的遠沒有到實行義務教育的可能，事實上，人民只有不得受教育的義務。我是很願意送小孩受教育的，然而小學校仍然要考試，因為小孩以前沒有進過學校的緣故，所以不得入學。如果義務教育是必須入學的意思，那末何必有收有不收呢？」

一個朋友這樣的對我說，這實在是今日做父母者的困苦；我們知道，不但是入小學校有考試，連幼稚園也有考試。未入幼稚園的兒童有什麼科目可以考試呢？答案是考試識字。識字是小學校中的功課，那末，進幼稚園以前須先進小學校；要考進小學校，須先進中學校。此外則不必類推了。

受不到義務教育的人，自然被認為「愚夫愚婦」；受過義務教育中學教育的人，應該是程度高深了，然而他們的學力等於「愚夫愚婦」。

詩六首

何德明譯

詩人給他底愛人

(美國 Maxwell Bodenhelm)

在森林裏一座暗白教堂，
像我給你的愛情。
樹木簇簇圍住，
是語言我偷自你中心。
蒼白鈴兒，你給我最後微笑，
掛上教堂的屋頂。
鈴兒只搖着當你經過森林，
在那教堂的旁邊巡行。
於是鈴兒不必再搖了，
爲的你底妙音已代替了搖鈴。

一九，秋天，上海東方圖書館。

愛着在年青，美麗姑娘

(英國 Unknown)

愛着在年青，美麗姑娘，
時光老人將使你冷僵，
雖每個清晨是新底興起，
但每天增長了我們老死。

你是像青天般青白年輕，
你底眼睛也似星星閃映；
但先前所生產的一切，
都將漸漸地謝盡。

冬天來臨帶着他的恐懼，
你的一切都將貸去，
如你太遲了你淚將淋漓，
如我太遲了也將憂悵。

一九，春將過去時候，滬上。

妹妹，醒來

(英國 Unknown)

妹妹，醒來！別閉起你的眼，
白天的光芒常展開，
閃明的清晨也升起，
從她的玫瑰底花壇。

看那晶亮太陽，世界光明眼，
在我們的窗扉窺探；
看啊，他如何地赧顏，偵察
我們懈怠少婦的起晏！

起來吧！急速地，我說，
讓我們，別再遲延——
在一切我們草地裏都如此豔麗，
正可到園地裏去消閑。

一九，長夏：開光的一週。

海葬的哀曲

(英國 Shakespeare)

五瓣下躺着你的慈父，
他的骨化作珊瑚，
從前的眼睛現在變做明珠：

他那消失的軀體，
沒有一處不受了海裏的變化，
變成了富麗而奇巧的東西。
海裏的女神常搖起他的喪鐘：

叮噠，
聽呀！現在我聽到了——叮噠。

一九，秋末，春申江濱。

Ariel 的短歌

(英國 Shakespeare)

蜂兒吮吸的地方，我也在那兒吮吸，
我在一朵蓮香花的萼裏喘息，

我僵臥在裏面，當鴉鳥悲啼的時節；
我快樂地坐在蝙蝠肩上

隨着夏天飛疾。

我現在要快樂地，快樂地
在垂枝的花兒底下生活。

一九，譯于克明路寓內。

愛

(英國 Scott)

在安謐裏，愛和諧了牧人的蘆葦；
在戰爭裏，牠升騰上兵士場地；
在會堂裏，看見在華麗的衣裏；
在小村落裏，舞蹈在青草地。
愛鎮壓着宮殿，營壘，小樹林，
地下的人們，天上的聖人；
爲的愛是天國，天國就是愛。

一九，初冬，在上海。

讀書雜記

王禮錫 主編
陸晶清

第二卷 第六期

- 經濟學上的階級觀……………郭大力
- 小巫……………茅盾
- 拜倫的生活思想與人格……………鏡園
- 辯證法與邏輯學……………陳邦國
- 世界政治中心的日帝國……………彭芳艸譯
- 主編
- 一九三二年世界經濟之透視……………漆琪生
- 一百年後之日常生活……………張顯之譯
- 兩度旅歐回憶錄……………張競生
- 中國農民的生活線……………汪馥泉
- 自然派學理及實行綱要……………張競生
- 國際經濟政治年報序……………王禮錫
- 編者的話……………編者

發行所 神州國光社發行所

蘇特羅之泉

日本秋田雨雀著
谷冰譯

脚色：

母親 (蘇特羅的女人)

女兒

旅行者

母親

女兒

克蘇特羅

克蘇特羅女人

地點：

蘇特羅地方某小屋內

(蘇特羅是印度最下級的種族 譯者註)

時間：

深夜——清晨

開幕：

蘇特羅的房間，做成立體形的屋子裏好像灰暗的洞，

前面的劇本

原劇

粗厚的牆壁被煤煙燻黑了，兩扇窗帘彷彿是病人的眼簾，大箱子當作食桌，壁上擱着女兒的頭巾和衣服，地板上佈置一束麥囊，木條和繩索，凌污的架子用作碗廚。洋燭的光線。

母親——你去睡了……時間已經不早啦……你會汲了水嗎？

女兒——是的，母親，我汲水的時候，正是要開晚餐呢。

母親——關上了門。

女兒——如何幽靜的晚間！……母親……聽啊，屋外有人
的足音呢……哦，似乎，你馬上停止了工作，到

門外來……

母親——那一個？這樣的深夜裏……

女兒——那一個，母親？

旅行者(作敲門狀)——我要求，我要求你們。

女兒——真的……

母親——仔細訊問他，他是那一個，並且他要求什麼。

旅行者——我要求……

女兒——你是那一個？

旅行者——我是旅客……只要求你給門開了，我請求……

母親——給他開了門……

(女兒開着門。男子，似乎經商模樣，現疲倦狀。)

旅行者(幾次的行禮)——我心地震謝你，小姐。

女兒——你那位，你要求些什麼？

旅行者——我是旅客……被恐怖變得困乏了……請你答應

我，祇在這裏經過這黑夜……甚至於不論任何一

個角落裏，的確，我是恐怖得困乏了……

女兒——母親……

母親——你很可憐……要是有人降臨蘇特羅的屋子來……

我沒法可使你舒適……然而，假若不清潔你以為

不妨礙的話……

旅行者——謝謝，女主人……謝謝，女主人……

女兒——好吧，請進去……

母親——請坐，先生……！你好像蒼白色的……！你不是有病

旅行者——不，謝謝，女主人，我沒病的……！我不過口渴

，好小姐，請你賜與我一杯水？

母親——很好……替他留一杯水來。

女兒(壺子裏盛了水)——好，請用吧……

旅行者——哈，何等的甜美！

女兒——再換一杯罷……

旅行者——謝謝，女主人……

母親——你已晚餐，或者沒有吧？假若未曾，請誠心的

說，……雖然我們沒有什麼獻給可口的……

旅行者——老實說，昨天黃昏我簡直沒喫什麼……然而，

過於不要求那個？我飢餓極啦……如此底飢餓，

即使我甚至於願意喫泥土，如果它是食物……

母親——雖然這樣。你為什麼不比較我們的說話，更早告

訴呢？……我真沒什麼可供獻的，因為這是蘇特

羅的屋子，我這樣的忠告你。

旅行者——或許我能夠有？

母親——這不妨的……我們雖是貧寒，但明天我們或者有方法。

(母親和女兒在箱子上擺着一盆子飯，和一碗子湯。)

旅行者——我不能表示我的感謝，爲了你的誠摯……謝謝

，女主人……謝謝，女主人……

母親——你自那裏來，先生？

旅行者——我從克什米爾(Kashmir)來，女主人。

母親——同時，你往那兒去？

旅行者——我向南方的道路。

女兒——你好像是商人……

旅行者——是，女主人，我是克什米爾地方的商人。

女兒——你到南方法去經商？

旅行者——我沒有一定的目標……你曾經聽到我們的國境

裏，關於存餘很少的糧食問題？——他們沒找到

什麼食物和飲料……每天死亡了幾百個人民，在

強烈的日光之下。殘餘的渴望着忍食着已死者的

肉……尤其是貴族，使垂死的生活者喫這死骸……

……父子相互競爭着生命，如何地仇視……暴力者

越過自己國界，一個個地強入另一個國家……我

也游歷過故國，和我的妻子，並且三個孩子……

母親——和他們？

旅行者——他們每個人都死在路上……時疫擊襲着多數的

人民……

母親——也侵害你的妻子和你的孩子？

旅行者——是，女主人。三個小孩子呼吸他們最後一口氣

的時候，接着我的妻子便永遠地安眠了，帶着同

樣的病症。

母親——你何等的可憐啦！

旅行者——沒有什麼。我如何羨妒他們死者……因爲生活

着是表明維持痛苦。

母親——我的心很給你可惜……你感到困乏……最好，現在

去睡吧。

旅行者——謝謝，女主人……我的境遇完全快樂的……設

或我去旅行，更和直到現在的靈魂的形勢，無疑

於竊取我的境遇，或許致死的在最末了……

母親——爲着什麼，先生？

旅行者——因爲乞食，我感到羞恥……倘使我不願乞食，

那末除了竊偷而外，我簡直沒有其他的了，或者不確？接近深夜而站在你的門前，我算極大的幸運……假若我敲另外屋子的門，我決不能受那樣的待遇，而今我是何等的……因爲，老實說，我，當站在你門的前面，我的心裏便決定了殺死你，用棒子的一擊，設或你反對我寄居在你屋子裏的話……

（女兒現顫抖和恐怖狀。）

仁愛的小姐，不要煩惱吧……我不是無賴……然而我是懦弱者……我覺得我真心被救，什麼時候，我忽見你慇懃的面龐……那些是爲了我更多的值得，比較水或者食物……你明白那樣的情感嗎，女主人？似乎在六月的時候，我彷徨於人們心地的沙漠裏……

母親——我欽佩你的情感……是的，我感情……如何的心愛你感到近於你自己的言語！好吧，關上了門，

我親愛的……請你到那邊去休息，雖然那邊是不清潔的……

（女兒走過去作關門狀。）

旅行者——因爲我很滿意，即使我常時醒着……你，女主人，也應該安眠了……

母親——那請不要關心……因我們睡在灶上的。

旅行者——我的心很覺不安……呵，當某一時候，我的生命將來了，那時候我將要報酬你們的好意？

母親——好了，你安慰的休息，先生。

旅行者——什麼東西發聲？

母親——水流的聲音，……是蘇特羅之泉的水……

旅行者——蘇特羅之泉……??

母親——平安地睡到明晨。晚安。

旅行者——晚安。女主人。

女兒——晚安！

（母親和女兒走開去，到灶上面。）

啞劇

在地板下的帷幕自己開了。

（「地板下的帷幕」，是舞臺上另一種設備，在這獨幕劇裏，表示旅行者在那兒做夢的情景，所以在下面的都是虛裝姿態的。譯者註）

展開去，一個很廣闊的荒野。

許多蘇特羅人，揮着丁字斧或者鏟子，掘着土，每個人並不講話。

第一個蘇特羅人（拋下丁字斧，他的臉面塗上泥土。）

第二個蘇特羅人（拋下丁字斧。）

第三個蘇特羅人（流露出仇恨的姿態，向着第一個蘇特羅人。）

許多蘇特羅人（表示仇視的姿態，對待第一個蘇特羅人。）

第一個蘇特羅人（奇怪的舉起丁字斧。）

第二個蘇特羅人（舉高丁字斧。）

許多蘇特羅人（舉高丁字斧。）

（旅行者，在床上仰起半截身子來，堅持地表演以後的戲劇。）

母親和女兒站在他的旁邊。）

（這時候最好將三個人用黑影遮了，代表旅行者在做

夢。但他們三個人的講話明顯出來，可以更了解內幕的結構情緒，譯者註。）

旅行者——他們是那個？

母親——他們便是蘇特羅人。

旅行者——他們做什麼事？

母親——他們每個人都渴着。

旅行者——渴？……那時候他們掘着是泥土？

母親——他們掘沙呢……

旅行者——是希望它流出水來不？

女兒——他們渴望的，爲着他們要處於相同一個階級，不
一定是掘水吧！

啞劇

第一個蘇特羅人（拋下丁字斧，夠奇怪地臉面上塗着沙灰

。宣告失望。）

第二三和許多蘇特羅人（走到第一個蘇特羅人那裏，看着
相同一塊地方，第二第三個臉面上也都塗上了沙

灰去看。）

旅行者——發生了什麼事？

女兒——沒掘到水呀。

旅行者——那些人在埋葬着什麼人？

女兒——他是我的父親。

旅行者——你的父親！

母親——從前蘇特羅活埋而死去的幾千個人，不過爲了聽

告水罷了。

旅行者——那一個致死他……那一個致死他。

女兒——他們每人兇暴地用沙埋我的父親！悠久的，心愛的父親！定有一個時候從你的泉裏噴射出水來；

定有一個時候你素來用的丁字斧，撒佈水晶的露

珠。呵，你眠在鮮血的斑痕……終於，時間將臨

到，那時間你的血洗濯純潔的水；時間將臨到，

那時候你堅決地閉上了眼簾。將見椰子樹深曠叢

葉的陰影。時間將臨到，那時候柔軟的，肥沃的

土地，安穩到你如何底安眠。

（地板下的帷幕自己關閉了。）

啞劇

地板下的帷幕又開了。相同的地方。在椰子的棕樹

，泉水。熱帶裏的草坪和鮮紅的花朵，泉源噴出涓涓的水點。蘇特羅女子們把水壺擱在肩上，成羣環繞在泉邊，閒話，談笑，跳舞。

女兒（這女子，便是前面劇本裏的女兒，壯麗的衣服，向

上舉起右手。）

母親（這婦人，也是前面劇本裏的母親，站在她女兒的旁邊，向上舉起右手。）

旅行者——哈，可愛的泉水……可愛的花園，似乎是理想

之天國……美麗的小姐有如天使……心愛的母親

！……小姐……你們到任何地方去……我也去……

……我將跟着去任何地方……（舉起了她。）

（地板的帷幕自己閉了。悠久時間的休息。）

母親——你已醒了嗎？

旅行者（舉起她）——我在什麼地方尋到我自己？

母親——你已得到甜美的安睡嗎？

旅行者——謝謝……呵，何等的光明的……忠義泉水的流

聲……

母親——這泉音不妨害到你睡眠嗎，是不是？

旅行者（站起來）——夢境懸澀着我的睡眠在全夜裏，……

……然而我身體裏毫無感覺到疲倦。

母親——不過剛起身來……便注意於泉水……

旅行者——哈，美麗的泉水！

母親——看哪……女兒正汲水呢。

旅行者——哦，她站在美麗的雲霓裏面……她是世界，那

是我曾夢到的。

母親——你是愛護並且平等蘇特羅人的第一聲。

旅行者（展開兩手，愉快的宣告。）

——蘇特羅人的母親呵！

你的雙手賜與我。

怎樣地淌着那純潔而長久被報酬的種族之淚？而

今我羨慕戰爭的暴力，那一個到現在可以生存種

族的獨立。

你，心愛的母親，產生偉大的嬰兒！

這時間將來了，

那時間你們，蘇特羅的女兒和蘇特羅的母親，

將遇到全人類的女子和母親。

蘇特羅人的母親！

我願祝，繼起他人的奮鬥……！

他人的奮鬥是永久的，因為着全人類和女子所有

權的現代。

蘇特羅人的母親！

我不能了解你的奮鬥直到昨天。

我帶我越過驕態……

方才我知道，所站在你們的旁邊，是沒有其他比

喻的，較之站在全人類的旁邊。

直到現在我奮鬥，就是躲避不正當的，人類的衝

突和不幸，才是絕對進化。

現在我明白，即我終於忽見到偉大的人類的明燈

，預祝那一個沒什麼的統一和傳說。

蘇特羅的母親！

我誠摯的感謝你！

我也應該告辭了。

母親（臉面上開始發出特殊的象徵）——你願意往那裏去？

旅行者（臉面上也開始發出特殊的象徵，如乎母親所有的

相同。）——那地方，爲了什麼我奔去？向那邊

，某時我受到歎悔和幽鬱，在他們每個人的不正

當……衝突……和不幸裏。靜寧祇有在本質裏！

蘇特羅人的母親，我感謝……我感謝……

（離別去旅行了。開了門扉，母親用視線跟隨他遠去

。泉水的流聲。小鳥呢喃着。）

——幕下——

九月歸於南京。

新希臘文學之昨日和今日

張一凡

「你們能夠殺死我，可是我已經播下種子了！」

——「李迦士」的詩。

古希臘的光榮，在十五世紀中葉，被土耳其的興起與東羅馬帝國的滅亡，劃斷了歷史上延續的生命了。從那時以後，華奢絕倫的希臘文學，自由民族的自由思想，只得負了顯赫一代的光榮歷史，「像那站在山腹的斜坡上的獅子一樣寂寞地」，逃到了神話中的聖山——「亞林比亞」山林裏去，「不得不以背後的樹梢為唯一的風景」，而暫時住到洞穴裏去。

然而崇信着「一小時的自由，是比四十年間的奴隸和囚牢，更可尊貴」的「自由祖國」的自由民族，自然不甘更久些去「寂寞地住在狹的檻內」，自然不甘長此「住在洞穴裏」，「和我們的父親故國，同胞，雙親，朋友，子孫，親戚們隔離」；所以新希臘民族的復興，就在那「自由思想」隱進「亞林比亞」的山林間第一個一分鐘時，就

開始了「復興運動」的生命；同樣，具有榮華絕倫的光榮之希臘文學，也就在那第一個一分鐘裏，種下了「復興」的種子。所以若要研究近代的希臘民族史，便要從那個時候數起。同樣，我們要來考察今日的新希臘文學運動，也非從那個時候着眼不可。

當「亞林比亞」在土耳其虐政下成為唯一的自由聖地，當那裏又成為希臘民族復興運動策源地的那時，所有被屈辱的靈魂和詩人，受了激骨的刺激，像百川瀉流般地一同羣集那莊嚴聖潔的深山裏去，他們呼吸着僅存一角的自由空氣，他們感受着山明水秀和自然幽美，便不可遏制地噴發着滿腔熱血，造成了具有火一般熱烈的愛國民謠歌曲，去逃避了暴虐的眼睛，向同胞們的心田，吹進希望的靈光，鼓舞民族的勇氣，散播革命的感情，培養獨立的種子。而要到達此種目的，增高此種效率，作為思想傳達工具之文字，必然提出了「通俗」的要求。於是那些記載古希

屬光榮的「Archaiki」，因為並非為一般民衆所明悉，而只得成爲紀念碑似地，失去了活動的生命。而爲全體民衆日常生活中所用的口語「Demotiki」，雖然一向被斥爲「粗俗的記號」，此時却自然而然的被運用，並立即替代了「Archaiki」在文學上獨占的位置了。

然而任何一種勢力，當其新興之初，必被保守思想頑固地攻擊；同時，古希臘文化畢竟太光榮而令人炫眼了，所以他雖是失去了活動的生命，却還能霸佔着一般的人心；因此以口語寫成了的民歌謠言，以民歌謠曲代表了這時代的文學，自然會被一班頑固的人們蔑視爲「沒有藝術價值」，而傳統的文學史家，也何怪要目爲「此後，希臘便不再有文學之可言」。然而新希臘文學的第一頁，正就是這個時候；而「沒有文學價值」的民歌謠曲，正是特徵了新希臘文學的初期，顯示其「新興」的偉大。

「熙烈哇司，李迦士」Phereos Rigas 1752-1798是這羣聖潔之魂的領袖，也是新希臘文學運動初期之最偉大的一位詩人。他幼年驚居在「阿蘇士」山的僧院裏，到加入「亞林披山」之羣時，已是一個出色的詩人了。他在那

裏用旋律的詩句激動着勇敢的感情。「已不是哭的時候了，是要幹的呵！」，他這樣地喊着，便走下了「亞林披亞」，從艱難險苦中去開始了「國民組織運動」。當他下山前所發的誓言，是那麼熱烈地纏繞在全希臘人們的心頭，被所有努力獨立運動的同志們誦念着。

啊！宇宙之主！我要向你起誓：

我決不屈從專制者之意志。

——不替他做事！不被他所欺！

絕不爲他的賄賂所誘而毀我此誓！

我以推翻專制而生，

——推翻專制爲我一生之職志。

啊！宇宙之主！你爲我證誓：

萬萬當殺我，當背叛之時！

他從「瓦拉維亞」Wallachia到「摩達維亞」Woldavia；他從「摩達維亞」去「維也納」Vienna赴「拿破崙」的約。他是請求「拿破崙」的救援，而「拿破崙」也渴望擴張土耳其的勢力，以完成霸王的野心。可是這消息被「奧地利皇帝」所知道，而「奧地利皇帝」正嫉忌「拿

「破誓」，並也野心着露有巴爾幹各國。於是他被播了。一切的援救，一切的抗議，都不敢野心的魔力，終於在「君士坦丁堡」恰恰陷落了三百四十五年後之日被處死刑了。那正是一七九八年五月廿九日。他在斷頭台上悲壯地預言；這預言的聲音，直到現在還震慄在全希臘人的耳鼓上；而且還會一直延續到永久。他說：

你們能殺死我，

可是我已播下種子了！

看吧！就有人來收穫了！

不錯，在二十三年之後，獨立運動便大規模地爆發了。那偉大的英國浪漫派詩人「拜倫」Lord Byron 也投身在這個獨立戰爭中，犧牲了生命。在突厥族殘酷的屠殺，志士們勇敢的獻身之中，雖是經過了九年的長時間的慘痛戰爭，終於如詩人所預言，得到了收穫了。

這預言，不單在民族運動上可用。就是在新希臘的文學運動上，也具同一珍貴的意義。因為新文學運動的種子，也散播在那個時候，而到現在，到底得到了收穫了。

「把希臘畫在你的心臟上吧！」

——「蘇羅莫士」的詩

事情却又偶然到有些神秘：希臘民族好似命定要復興，新文學運動又好似必然要勝利地那樣；當民族運動又是文學運動的導師「李迦士」被奧地利皇帝引渡，當突厥人的冷颼颼的刀鋒刺進了「李迦士」的頸項那一七九八年，在「克華特島」又產生了一個偉大的詩人「狄奧尼瘦士」。蘇羅莫士」Diomissios Solomos 1793-1856。這位詩人，在獨立革命上雖遠不及「李迦士」那樣地勇敢，然而站在新文學運動的立場上，他的偉大處那可以勝過了前人。他受的教育雖是屬於意大利的，然影響於他的文學上的，却是「海格爾」Hegel 的哲學和「席勒」Schiller 的美學。所以他的文學傾向雖是浪漫主義，然在其所有的詩篇中却會保存着謹慎和節律，把浪漫底大胆和古典的形式結合在一處。

當民族的獨立革命運動中，「蘇羅莫士」雖沒有像「李迦士」「拜倫」等那樣的勇敢，然而他對於自由的渴求，對於革命的熱誠，却也決不肯讓人。他聲震着他的歌喉，迸出戰顫節律的聲音，像蛇一般地去緊纏着人心，像鷹

風一般地搖撼着希臘。「把希臘畫在你的心臟上吧！」他那樣地叫着。在他一首名詩「自由之座」中，更唱出了自由與希臘，都要像崇拜偶像一般地崇奉着。他這詩後來便成爲希臘的國歌。在那詩中，這樣地唱着：

我將認識你的雙刃劍

和那百鍊過的鋼鋒；

我將認識你——望着

隱在那天涯的長空的目光。

自由！我認識你！

你起來了！像野草一樣地

怒生在希臘聖土的墓地上。

(二) 新希臘文學之勝利

久長地經過了九年的革命時期，久困於土耳其蹂躪下的希臘又加上這一重大傷，希臘民族差不多像生了一次重病，從鬼門關上一再地出入而終於逃了出來的時候一樣困乏疲憊，殘破不堪了。建築已殘廢了，田園都荒蕪了，民衆是流離顛沛，優秀份子都以獻身革命而犧牲或是衰退，腐廢了！不消說，民窮財盡，生計艱難，那是大亂後必然

的狀態。因此當獨立戰爭的砲火一停，第一個問題便是如何着手建設？如何進行復興？

那時產業革命的影響已波及到希臘，各先進國的物質文明已有了足以誇耀的成績；負着光榮歷史的民族，而今自撫着滿身的創傷，那得不發奮圖強，力求猛進？

於是，在重建國家的過程上是需要能敏捷地重新組織民衆；在力求物質建設的條件上是需要有最高效率的教育。組織民衆需要有一統一的語言與文字，最高效率的教育是需要有統一的語言文字做工具。希臘的語言和文字，那是最不統一的。語言是經過許多世紀而進化，而且又受着一切可能的轉變而演化。所以在最古的時候，文字原是代表語言的記號，所以能一是一，二是二。但以後，語言被歷史所給予的一切轉變而變化了，文字呢却因爲具有固定的性質，所以依舊一式一樣傳統地傳了下來。像不平行的二直線須一點出發；起初的距離極少；但越後便越大，到頭來，語言是照常保持了傳達感情思想的工具，爲一般人日常所通用；而文字却失去了此種普遍的意義，只能被一般享受過此種教育的人們所能瞭解。於是口語不能如實地表

達於文字，而須經過傳統的古舊的組織方法，加以一種特殊的組織，而後紀錄下來。文字既不能如實地表達了口語，於是要懂得這文字，除口語之學習之外，又需得學習那種古舊的特殊的組織方法。這在學習的時間上，精力上的浪費我們且不說；就以其功用上的效率之減少，應用上範圍之狹小，已顯然可以決定其失去價值而為亟需改革之必要了。

所以當獨立戰爭一停，擺在眼前的許多建設工作之重負開始進行之初。這個只少數詩人喧爭着的文字問題，頓時成爲國家文化界唯一的問題了。不消說：要敏捷地重新組織民衆，要最高效率地教育着民衆而灌輸以種種新智識，在這一種熱望之下的人便衆口同聲地主張廢棄已死的古文字「Archaiki」；但是那些好古的骨董先生們，却以古文化之光榮，主張加緊復古，而斥用口語文字是要埋葬本國的光榮，那是莫大的叛逆。在這二個極端思想的爭論不休之下，於是又走出一批騎牆派來，主張言文合作一新文字出來，以爲折衷之法。這樣的喧嚷，延長了個極長的時間，很像我們貴中國一樣，不過結果上似乎更糟。我

們貴國的文學革命運動，在表面上總算已得了勝利：國家政府倒能規定小學教科書需以語體文編纂。雖然在湖南的小學，據說在現在還有讀大學中庸孝經幼學諸書；而在今日之廣州，據說在前二個月所召集之所謂教育專家會議裏也決議小學教科書應改用文言編輯之說。但一般上，情形似乎還不致完全開倒車如此。但在希臘的現在，這文學革命的結果，只是在文藝的領域獲得了勝利。其他哲學的和科學的書籍，到如今還是用「死文字」的 Archaiki 和「不三不四」的「言文合璧」的 KaPavovolera。

我們現在講的是文學的部門，而在文學的部門，這新文學運動之能得勝利，倒底也費了不少的努力着在；而能奠定了新文學基石的，那要推當一八八八年論爭最熱烈的時候，「約翰·浦居里士」Jean Psyclari 的那本「旅行」Taxidi 出版以後。

「浦居里士」是法國大評論家「勒那」Ernest Renan 的女婿。他是白話文學運動中的健將，與白話文學運動之領袖「柏列瑪士」Kostas Palamas，及以白話文翻譯聖經而掀起大風潮的「巴列司」Pallis 等同編「Numas」一

評論雜誌。這部「旅行」，他更以卓絕的口語寫成的，他給予希臘人對於白話文學一個極滿意的成績，塞住了反對者白話文爲「沒有文學價值及可能性」的嘴巴。自此以後，各種的文藝作品，便紛紛努力於白話體的創作，加速地使新文學運動得到了意外的發展。

在這新文學運動中，處着領袖地位的實是希臘大學的秘書長「高司羅士·柏列瑪士」Costis Palamas。他是一個出色的詩人。少年時代曾夢想爲新希臘的河掘一條新的河床，做着那些偶像的勁敵和破壞者；和有崇拜偶像特性之希臘國民性相對立。可是他現在生了鬚，只剩下幾口殘喘的老年時代，却又變爲一個頑固的保守者。自然，這只是指一般思想上的情形。對於新文學的觀念，當然還矢節不變的。

在他的詩章裏，最能動人的便是那琳朗的節調，光輝的熱情，以至於用之不竭的創造力。我們試讀

平靜的歲月，大地的凶災，

我將以什麼來和你相見呢？

我的家是凄暗又空虛：灶巴冷了，

青春已過去了！

我怨着那冬天難行的路，

可是我忽然聽到四月裏溫柔的笑聲，

我又找到了一條古舊的小徑——

我走着這條小徑，一朵遼遠的薔薇的芬芳，

用她的殘跡充滿了我的胸膛。

當然，他的好處，在譯文中自然再也不能保留得住。

就是英譯也是同樣的困難。但是，於此我們至少可以領略他豐富的創造力，與燃燒着的熱情。並且那種單純的，幽淒的氣息，也多少能感受到。

他是「巴拉托士」人，他所著的「全女性所最尊貴的人」可算他的代表作。當他在努力新文學運動時，與他響應的：在雅典還有「葛潑而士」GryParos「馬列濟士」Malakass 及「范納而士」Varnalas。在亞歷山大城則以「抒情的旅行」之作者「馬列諾士」Timos Malancos 亦遙遙相應着。

在此羣族幟鮮明而爲新文學運動喧噪前進的作家之外，還有許多埋伏努力創作，我也在試着走此道路的作家們

，當然也決不是少數。實在，就像已死的「古科士」Koskos和「皮克萊士」Demetrios Bikelas，也都在這方面努力且得成功而具榮譽的人。

「古科士」是個優秀的諷刺劇作家。他的一邊諷刺，一邊却又以滑稽性質來避開成立私仇的嫌疑，正使人看了哭笑不得，無可奈何。但是他有一天從劇場看了自己的戲曲上演之後回家，在途中被一個兵士殺死。原因，據說還是爲了那戲曲在諷刺軍隊以及軍人的原故。

「皮克萊士」在中年才努力文學生活。在一八七九年發表了最初的作品「羅尼斯·列洛士」之後，就獲得了榮譽。因爲他是有創造的特性，又當「李迦士」等民謠歌曲白話被引用得美觀感應，所以也適當地便試着此種創作。同時他又頗得人心，所以捧他的人，於他地位增高，又很有幫助。像「喬治·聖茲伯利」便是這樣的一個。其實他骨子裏還帶些古典的趣味呢。

〔四〕現代作家之羣

新文學運動，在現代的希臘文壇上，似乎已消失了對敵者的地位。無論在哲學的科學的等等其他的學術領域裏

，那種不三不四的 Kouarevoussea 似乎變得更有勢力。但在文藝領域中，如果再有人用 Archeliki 寫着小說和詩人，那是立刻便會被人嘲笑爲「可悲的企圖」了。這新文學的 Demotiki 的勢力，顯然已得到了統治的地位。所以當我們要來考察他今日的文壇，要是再以白話文與文言體等來分派已失去了正確。

出現於今日希臘文壇的文學流派和傾向，只消一想到當歐戰前後，及蘇俄革命成功之影響於歐洲，而世界經濟又一再恐慌，已赤裸地呈露了第三期資本主義的病徵等等事實；我想，誰都不難猜想到他的現象之一斑的！而且，自歐戰之後，巴爾幹半島滿地掀動着條忽萬變的文藝思想，像瘋狂一般地喧鬧擾叫。就在鄰旁的希臘，而又酷愛自由，特富創造性的國民性，那得平靜如故？但是我們要去把他細分別類，既可不必，即然也非本文所能辦到。所以我們試以意識形態之不同，而創作傾向的各別這二點上，去從大處去着眼。

在這種觀察之下，那我們便顯然可以看出活躍在希臘文壇上的許多作家，都各在左傾與右傾的兩大分水界線

中各自地努力着。同時，我們在左傾之中，又能看出了一批作家，他們正更進一步地去把「前衝」的使命，當做了自己的使命而努力着。下面，我們便開始來依此三大流別來着手考察的工作。不過因為限於不能直接閱讀原文，同時又爲了時間及圖書供給的關係，只能當「鳥瞰」，而無法較詳細些去觀察和介紹，那是對讀者，不得不抱歉的地方。尙望博學多聞有志於研究弱小民族的人們，予以指教與補充；那是非常渴望而忠誠地感激的。

〔五〕左翼作家之羣

「沒有奴隸，便沒有雅典」。然而過去光榮之城的雅典已消失在土耳其的馬蹄聲中了。現在復活的已不是本來的面目，而變了近代的式樣了。同樣，過去的那種奴隸制度，也一起跟着古雅典之消失與變樣，已消失而變樣，成爲近代的工資奴隸了。然而矛盾的制度，總要受到矛盾制度的必然的結果。歷史的展開，總會像輪齒在車軸上旋轉過去，那樣必然地走着它必然的過程。所以時間已喚醒了人們的意識，時間已幫助了人們的抉擇，奴隸們已軒然地抬起頭來，負罪的人們也懂得背了十字架去如何贖罪的方

法了。

「奇哇奇斯·杜洛西尼士」(Georges Drozainis 1879) 是一位老當益壯的巨擘。他真是值得敬愛的一位老詩人，他雖是生於雅典，却做着農民隊中的歌者。他熱烈地果敢地替痛苦中呻吟的農民勞動者喊出了宏大的呼聲。他主辦過許多的新聞雜誌，他一貫地獻身於苦痛的人羣。他的「田園的信」「愛之庭院」「兵卒傳奇」等作品，都很有名。依他的內容和意識，果然頗有錯誤和傳統的痕跡。然依其鑒察果斷的精神，實在是超出了人道主義的界線；而說他是左傾，也非過言。

「杜洛西尼士」之外，「亞歷三大·莫萊諦地斯」(Alexander Moraitidis 1865)，也爲勞苦人羣代言的一位老作家。他年齡比「杜洛西尼士」還大四歲；然而他的勇氣却不相上下。他是個短篇小說家，他最能將他自己的生地「斯加得士」的情形放進作品裏去。可是他與「杜洛西尼士」同樣不能免去那種同樣的錯誤；却又使人願意原諒的地方。

〔六〕無產作家之羣

在這羣無產作家之中，有個可注意的事實，是被一位女作家站在領導的地位，而作品的到達確也能處着最高峯的一點。這事實頗像我國的那位女作家丁玲所處的情形同樣；所不同的只是她的命運，比丁玲的命運更糟：因為她並沒有像碰到我國的政府一樣擯去了她的愛人。

「賈命黛珂·凱桑蔡姬」Galanteia Kasantaki 便是她的名字。她是「克萊特」生長的人。出現於她作品中的主人公，不論是男性或女性，都是負載着她自己的叛亂而熱情的靈魂的慘苦的迹象。她用諷刺的筆尖，刺着剝削階級和虛偽者的要害。她是個出色而能幹的人，短篇和長篇一樣是她所能以產生的作家。

「戴莫斯但納·符底列士」Demosthene Vouriras，在這傾向同樣負名的一位作家。不過在意識形態上，他很帶着濃厚的病態。他有時是過分地興奮，或過分地激昂，或過分的勇敢；但有時却又頹廢到極點，就是出現於作品中的人物也變得終天沉醉在酒店裏酗酒，或是說誇一般的醉話了。所以人們常把他列入左翼中去，有的還說他是個浪漫傢伙。我想，這只是他還不能剋制其小資產階級的

臭味而已。

以「帶鎖鍊的奴隸」出名的「席道克士」Theotokas 那是一位極有教養的作家。他有堅強的理智，冷靜的果斷，嚴格的眼光，健全的思想。所以他的作品雖比較枯澀一些，却還不失其誘人的力量。

再有一位「高達士·符瑪里斯」Kostas Vamalis 是一位善於以諷刺做職術，努力向統治者及現有制度，宗教，道德，以及狹義的欺人主義進攻襲擊着的。

至於在青年作家中，那末要以「裴德洛思·貝克羅士」Petros Pikros 為地位最高。

〔七〕右傾作家之羣

在這一羣裏，那末除了在前所舉「柏列莫士」和「補居里士」等之外，屬於現代的尚有許多。他們對於時代上被歷史輾轉開來的所有罪惡和殘酷，苦痛與悲慘，都視若無視，毫不動情。他們只是用一種感傷的，失望的，老舊的形式，繼續去歌唱着那些個人的歡樂與小悲哀：女人，月，春，家國，信仰以及其他。他們譏嘲着那些衝入今日的滿佈着失望的呼聲，恐嚇和希望的氛氣中的詩人們是「

不安分」。他們對於那像洪水一般正在社會上的大層裏新興起來的勢力，表示嫉忌與賤視，鄙夷與反感。他們終天在推敲着美麗而動人的詞句，琢磨着詞句的堆砌和遊戲。「遊戲着文字」，這便是他們的所謂「藝術的生活」。他們以為非此不足以言「藝術」。

像這樣的一羣裏，我們現在還可以找出在他們認為是出色的財寶底作家，那末除「柏列莫士」等之外，便要推測「格里高奧士·齊諾破格思」Gregorios Xenopoulos「柏夫洛司·南爾反尼思」Pavlos Nirvanas「安格羅思·雪開里阿諾思」Angelos Sikelianos「施濟潑思」Soteres Skerpas等。

「齊諾破格思」是被稱為一個多才多藝的作家。因為對於文學上創作的範圍，差不多致力於一切的部門的原故。他的作品，要以「紅的岩石」「三樣的女性」「伊沙伯刺」「惡之途」及其他的長篇小說為最負盛名。但以一般而論，他的小說實不及他的戲曲的手段高妙。希臘的古代，雖有那麼有名的戲曲與舞台；但在現在却已遠不如前燦

爛，跟着時代一起沒落了。但像他對於今日的戲曲上，却是一個貢獻最多的人。除他之外，在戲曲上努力的還有「太古普羅士」Tagepoulos和「梅拉斯」Mela。人們曾說他們是現代希臘劇場上的三顆明星。然不免有些誇張，因為希臘今日劇場上所演的劇本，還是脫不了易卜生和俄國各大作家的劇本為最得觀眾歡迎的哩！

「南爾反尼思」是一個海軍的士官。然而他在文學上却會努力了不少的作品。他對於文學的嗜好果然特別濃厚；但平心而論，他的文藝天才確也豐富。在他許多的作品中要以「牧羊人和異珠」「城鎮的生活」「愛之作家」「婦女聖書」等最為出色。

「施濟潑思」那是一個後起之秀的詩人。然而他在資產階級這一羣裏已站到了崇高的位置。他的生產量極豐富。他的「抒情集」在最近已出到第二十二卷；那就可以想見的了。

一個警察的日記

王 慧 冰

昨夜吹了一夜的風，風聲啾啾的有點使人害怕，爲着想她我會失了一夜的眠，白着眼追憶着昨天她對我的那種溫情柔意的姿態，唉！我真爲她迷醉了，但是再想到自己目前所處的境遇：心裏不免又悲傷起來。這樣甜的，苦的，酸的各種不同的滋味混成的紊思，重圍得我一夜未曾合眼。

清早起床，天空忽然晴朗起來，幾天不見的太陽，如今也巍然呈現着了，幾朵灰白色的流雲，散亂的遊動着，樹梢草葉下的雨點，已在輕風擺盪中吹落了，小鳥也從牠那淋濕的窩穴中跳到枝頭上，吱唧吱唧的高唱，久雨一旦初晴的今天，一切的生物，都表現出一種舒暢的生氣來。

十一點鐘又幹那奴隸式的勾當了，唉！天天與我眼簾所接觸的。沒有一樣不使我感受到傷心的，一切什物都含着一種猙獰輕視淡曠的眼光待我，祇有那可憐勞苦的黃包車夫們，望着我似乎有點畏懼的神情，唉！我們同是一樣

被壓迫階級的可憐蟲嗎！你們爲何要怕我呢？

我每當深夜人靜的時候，寒風是呼呼地吹着，冷雨是淒淒地淋着，我獨自一人徘徊路上，這時誰是我的伴侶呀？！祇有一隻沒有歸處的小貓，躺在人家的屋沿下。斷續地發出兩聲淒涼地情調來，徒增我的悲傷，豆腐店裏軋軋的機聲，好像在給我奏着拍節，唉！我想：此時正當人關一切休息甜夢的時候了，然而，我們呢？還孤立在風吹雨淋的深夜裏，啊！天啊！難道我們不是人嗎？……

想到這裏我恨不能拔出手槍來把自己打死，才能洩去人間所給予我這莫大的恥辱哩！

故鄉的荒亂，父母弟妹們近來生計的逼窘，自己流浪生活中的痛苦，過去的遺痕，將來的前程，薰陶近來對我冷淡的情形，對面這位姑娘給我的溫情，這些千頭萬緒割不斷的思潮。一浪一浪湧上我的心頭，三點鐘的勤務，覺得沒有多長的功夫便完了。

在這最後五分鐘內。又有一件事情使我心中不大暢快的；有兩個浮滑的青年走進她的店裏，同她談笑着，我心裏不期而然地起了一種酸溜溜的醋意來，我不知怎的要那樣的恨他們，我更氣她不該當店裏一人沒有來同她們搭讪，有幾次她用那嫵媚的眼光來偷視我，我却以冷眼待她，我心裏好像在說：

「你看我做什麼？我是不如他們的嘍，去罷！你去同他們地位好的……罷！」

過後想起來又覺得可笑，我這不是莫明其妙的嫉妬嗎？這於我有什麼相干呢？我懊悔當時對他們不該眼裏幾乎要迸出火花來。

兩點鐘下班了，我心裏還有一點戀戀不捨而又不放心的樣子。無精打采地走回來，擦了臉上的灰跡，換上了一身粗布的便衣，去邀Y君同赴法租界去游玩。在他家裏足足等了有一個鐘頭，他才由他的女朋友那裏回來，手裏拿着一件汗衫，是她送他的。我真有點羨慕他。

等了一會他又說今天不能陪我去，他家裏有點事體。我當然是不能勉強他的了，於是我只得獨自一人的走去

，我一個人走起來到覺得隨便些，他不來也好。

我剛走到民國路口，因為電車和汽車的阻止，使我不能跨過那邊去，祇好站在這邊等着。

「噲！」這樣一聲嬌柔清婉女子的聲音，從我的後面送進我的耳鼓，我不由的回頭一看，呀！我的天哪！這不是橡皮店的那位美麗的姑娘嗎？她怎麼會到此地來的呢？她笑謎謎的從黃包車上走下來。從錢袋裏掏出一些銅板付給車夫。

「你才走到此地呵，」她笑着向我說。

「哎，是的，你到甚麼地方去？」我迎上幾步微笑地反問她。

「城外去，你呢？」

「我也到城外去。」

「那末，一陣走好罷？」她那嬌滴滴紅的雙頰，黑黑登兩眼，向我斜視而媚笑地說。

「好，好的！」我那裏達到了這樣的好機會呢？當然是滿口答應了，於是，我倆一同向鐵門那邊走去。

我心裏在忐忑地跳動，我想：她一定是有意來找我的

，不然她又爲甚麼要喊我呢？她自是到城外去坐着黃包車，又何必下來呢？呵！這是毫無疑義的了。

「你到城外那一家去？」我問她。

「外婆家去。」她紅着臉笑着說。

「外婆家在甚麼地方？」我追問她。

「在……」她的臉羞得昏紅了，比蘋果還要可愛些，那隻金黃的牙齒，在我眼前一閃，我沈醉了，她低頭去說不出話來。

我明白了，我再也不敢追問她了。我很懊悔，我這樣笨的呆子，不該太使她難爲情了。

兩個流氓模樣的青年，搭着肩兒向我倆衝來，於是我倆就被這一對無聊的冤家衝散開來。

他倆的嘴裏還在噁噁咕咕的不知在說些甚麼鬼話，我和她不約而同的都回過頭來看了他們一眼。我心裏真氣急了，我的兩眼火花直噴向他們的身上，恨不能燒死了他們，而他們祇向我倆澹然的一笑。一步一步的走遠了。

到底是賊人胆下虛。真的，我心裏着實有點害怕，我恐怕要遇到了我們的熟人，那到怎好呢？我窺視她的形色

，心裏恐怕也同我一樣的空虛哩。

經這次一個小小的波折後，到把她那先前說不出話的窘態忘却了，雖然我倆馬上又並起肩來，但是各人的心裏，總有一點說不出的滋味來。倆人默默不語的向前走。

「你的名字叫甚麼？」我突然的問她。

「冷秋文。」她羞答答的說。

「你呢？」

「王慧冰。」

倆人又沈默了一氣。我想我倆老是悶着頭走，究竟到甚麼地方去呢？

「我們看電影去好嗎？」我大着胆子問她，她就是低頭微笑不答。我想她一定是願意的，但恐怕回家遲了要挨罵的吧。

「你出來媽媽知道嗎？」

「知道的。」她的態度似乎平靜些樣。

「那末我們去看一下有甚麼要緊呢。」我的兩眼注視她，等待她的回答。

「現在恐怕趕不上了吧！」她那動人的秋波一轉，笑

登靈地說。

呵！天哪！我真如同拾着一箱金子般的開心呢！

「趕得上的。」我連忙搶着說。

「到那一家去呢？」她問我。

「巴黎大戲院好嗎？」我徵求她的同意。

「路太遠了。近一點吧。」

「那末就到南京大戲院吧。」我想祇有這是較近的了。

「好的。」她答應了。

「我們乘黃包車去吧。」我想我出來的時候已經兩點鐘了。不如乘車子去快點吧。

「好！」

於是我喊了兩部黃包車，她坐前一部我坐後一部，車夫拖着我們飛也似的跑去。在路中她不時的回頭看我，兩眼相觸是多麼深長的情意呀！雖然這是輕微的一笑，但是這巴尼狗增加我倆心中的愛焰了。

有時因為要穿過馬路，汽車如同竹節蛇樣，一部連着一部的不斷，以致阻止了我們不能前進。我同她的車子時

常的並在一起，趁着這個機會同她又說了幾句話。

我心裏真說不出的愉快。從前每見到別的情侶一對一對的乘着黃包車到戲院裏去，或是在遊戲場裏回來，我心裏就感到一種酸溜溜的難過，好像不服氣的樣，但是又有點羨慕他們的幸福，呵！如今，我也會有這樣的一天哩！我忍不住的發笑了。我快活的直要在黃包車上跳起來。

到了戲院的門口，車子停下來了，我付了車資，同她走進去，在賣票處買了兩張包廂的票子，一個英國的巡捕將門挪開，我倆並肩的走上樓去。

一個白衣的茶房，引我們走到三樓上。我檢了一間避靜人少的位子，同她坐下。電影已經開映了。戲目是「落霞孤鶩」，現在已經開始映演第二節了。茶房泡了兩杯咖啡茶來，又匆匆地走去了。我倆默默地看着影片。

影片已經演到第四節了。我都不知道這片子是演些甚麼，兩隻眼睛那是在看電影呀！唉！我的靈魂已不知飛到那裏去。我的心兒已被她深深地迷戀住了。我陶醉了！

在慘白的電光下，照着她這副粉白而嫩紅的面龐，烏黑的髮絲，披在她的兩頰和肩上。一雙亮晶晶而迷人的小

眼，隨着電光流動燦爛着發亮，鮮紅而微動的櫻唇，正如剛要接吻似的，一雙豐滿嫩白的手膀。如同三月裏嫩藕一樣的可愛。兩隻纖細的小手，就是才發芽的春筍也比不上她的美麗呀。寬厚的胸脯，微微地突出兩個圓圓的凸包，呵！這便是埋葬人們靈魂的兩座肉墳墓吧！纖細的小腰，豐肥的兩股。呵！這裏，這便是愛情的最終點，也就是生命的歸宿處，她的一切，沒有不是富有曲綫美的，我看得呆了，我恨不能把她整個的吞到肚裏去才稱心哩！

「你在看甚麼？」她轉過頭來微笑的低聲問我。

「看……」我不知怎樣的回答她了。被她這突然的一問，我心裏嚇得怦怦地跳起來了。我低下頭去。翻弄我的衣襟。

「你不看影片，到看我做甚？」她那兩隻明亮的小眼，老是媚視着我。我更覺到不好意思起來。

「你……你比影片要好看得多呢！」我低聲的笑着向她說。她在我的腿上挖了一把。昏紅着臉低下頭去笑了。

「秋文！我……我愛你。」我的聲音低微而顫抖，我的左手不由自主地伸向她那邊去，緊緊地握住她的右手。呵

！這是多麼溫柔而光滑喲，我幾乎疑惑這並不是人類所能生長的肉手了。可愛的她，一點也不拒絕我，祇是低頭羞笑，在電光的燦耀下，她那蘋果似的兩腮，紅得更可愛了。

「秋！你愛我嗎？」我哀憐的問。

「我不愛你我今天也不會同你到這裏。」她抬起頭來低聲的向我說。

我忍不住的拿起她的玉手，深深的一吻，她又低下頭去做笑了。

「老實說當我第一次見到你，我心裏就暗地愛着你了。」

「是喲！我也何嘗不是這樣的呢。我每次想同你說話，你總是怕羞似的不肯同我親近。我真氣恨你，我想你是一個男子，爲甚麼要裝作女人家的醜態呢！」

我心裏祇是怦怦地跳，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有一次你送一盆酒釀放在我們店裏，就是那一次我同你只說了兩句話，你又很快的走開了。我問你呀，你爲什麼要怕我呢？」

「我愛你，所以我怕你。」我輕輕的說。

「我也不是老虎，你怕我做甚？」她微笑着說，舉起她那白玉的小手。輕輕地在我腿上打了一下。我感到說不出那種養西西的愉快，我趁勢又握住了她的這隻手。

「我很替你可惜。我想你這樣一個靚亮而溫柔的青年，爲甚麼要來做這勞苦的警察呢？我每想起來便急的想去問你，但是看看店內的司務們。和馬路上很多的走路人，我又沒有勇氣了。」

「我很奇怪，爲甚麼你同我母親談起話來，到很親熱，而一見我來了你便走開了。我真氣你極了，後來我從母親的口中探聽到你的身世，你真是一個不幸可憐的青年，我真替你不平。我幾次的咒罵這不良的現社會，我埋怨社會不該給你這樣一個痛苦的境遇。」

我聽她這樣的一說，我臉上的歡容頓時被愁色逐跑了。我心裏感到無限的淒涼。

「你今年不是才二十歲嗎？」
我微微的點點頭。

「所以我心裏又安慰些，因爲你的年紀很輕的。暫時

受點委曲是沒有關係的。將來一定會有好的日子。」

「唉！有甚麼好的日子。」我悲傷的說。

「甚麼？人不可限量，海水不可斗量。何況像你這樣聰明能爲的人呢？」她囉着小嘴安慰着我。

「唉！……」我祇搖頭暗嘆。

「冰！你何必這樣傷心呢？」

「唉！秋妹！社會所賜予我種種慘酷的典刑。生活環境重重的迫擊，而前途又這樣暗澹無望，叫我怎能不傷心呢？」我的眼水幾乎要滴下來了。

「唉！冰！你不要這樣的傷心吧！」她哀求着我不要如此傷心。一面將她的手輕輕地從我手中脫出，緊緊的握着我的手。

忽然燈光一亮，人聲嘈雜起來，把我倆如同從夢中驚醒似的，原來是影片暫時休息一刻，她馬上放了握着我的手，身子稍稍地轉正一點，我也恢復了原來的態度。

茶房將兩杯未曾喝過的菊花茶又調了兩杯咖啡來，我同她端起來吃着，我又買了兩包碧綠色的 FOUNTAIN 糖讓着她吃，我燃着一枝香煙，深深的吸着。我這時的心裏真有

說不出的清暢愉快，我覺得我胸中所悶塞的苦楚，現在都隨着這陣陣的清煙噴洩去了，雖然還留一絲淒涼的餘痕。

一刻鐘的光景，電影又繼續的映起來了，人聲又寂靜下去，四週幽黑。在電光放射的條條灰白色的瀑布中，夾雜着團團濃或淡的青煙，如同晨霧似的佈滿全室。

這富麗堂皇宮殿式的電影室裏，充滿了女人們身上香粉的氣味，和一種使人呼吸到鼻腔便會沉醉的肉味，啊！這裏，這裏便是代表資產階級富兒們的樂宮，像我們這樣窮苦的人，到那裏配得上與他們坐在一起呢。

這一次我倆不能如前的那樣放縱的談話了，因為從那邊移過來兩個少女，一個十二三歲的幼童，坐在我們的附近，她們時常的轉過頭來看我們，似乎監視着我們樣，尤其是那個活潑天真的幼童，那兩隻炯炯銳利的眸子，老是向我倆上下流動，我真有點憎惡他。我倆一句話也不敢說，祇是默默地注視着影片。

雖然我的兩眼是注射在影片上，但是，我的心兒已不知想到那裏去了。說也好笑，一直等到全幕映完了，這片子表演的是甚麼情意，我一點也不清楚。她也許是同我一

樣的吧！我心裏想。

輝煌的電燈又亮起來了，人聲突然又哄嚷起來，散戲了，我倆夾在雜亂的人羣中，走出了戲院。

「回去吧」她向我說。

「唔！……此刻幾點鐘了，」我這捨不得似的看看手表。

「才五點鐘哩！」我平淡的說。

「噢！……」她微笑地用喉嚨響了一聲。

「我們去吃些點心再回去吧？」我說。

「不要吃罷，回去遲了爹媽要罵的。」

「不要緊的，我們去少吃一點好了。」

她雖然沒有說出願與不願的話來，但是我看她的形色好像已經表示願意了，於是我又說聲。

「走吧！」

我的兩脚已在移動，她也跟着走來，我倆穿過一條很闊的十字馬路，走進一家宏麗的菜館。——桃花宮。就在樓下一角很僻靜的小房中，我倆相對的坐了下來。

茶房將菜目表放在我的面前，問我要甚麼菜。

「你要吃甚麼菜？你點吧，」我將菜目遞給她的面前

「我不要點，隨便你好了。」她含笑的說，

一塊四方的玻璃鏡框又被她推到我面前來了。

得她的同意點了幾樣菜。我問她會吃酒嗎。她說會是不會的，可以少吃一點的，我叫茶房拿四兩白蘭地來，茶房走出去了。

「秋！你能爲我一個永久的精神上的安慰者嗎？」我乞憐似的問她。

「可以的。絕對可以的。」她毫不遲疑的回答。

「那我真感激你極了。」

「誰要你感激！」她嫵媚的笑着向我說，帶着那天真嬌柔的美態。

「秋！你不嫌我卑賤嗎？」

「你看我是那些容易被勢利和金錢引誘地虛榮心的女子嗎？」

「誠然，……但是我自己總覺得不配同你……」

「你不要再說這些令人難受的話吧！」她不等我說完

便搶着說。心裏好像有點生氣似的。

「好，我不說了，」我哀憐地說。她的面龐馬上又露出一絲微笑來。

茶房將酒菜都擺齊了，我將她斟滿了一杯鮮明的白蘭地，自己也斟了一杯。

「我本來是一點也不會吃的，不過今天是因爲……」她含羞地不能再說下去。

「謝謝你的美意。那末，便請你陪我痛飲一杯吧！」我端起酒杯來說。

畢竟她是真的不會吃酒，還不會輕輕地噉了兩口，那柔嫩的雙頰，紅得似玫瑰樣地嬌滴可愛。

「我不能吃了，請你替我吃了吧！」她媚笑着將半杯芬香的酒杯放在我的面前。那兩隻水晶晶的小眼，流動地望着我。

「這一點點吃下去吧！」我端起酒杯這樣說，其實，我心裏却十分的情願吃她這唇齒芬芳的餘留。

「不，不能吃了，不然臉紅得要不能見人呢！」於是我便將她端起一口飲盡。

我們又談了一些關於各人所處的環境，她說她家裏所負的責任很重，差不多店內賬目，都經她一手管理，父親是不常登在店裏的，母親又要忙着家裏鎖碎的事務，外面的生意給司務們經手又不放心，所以祇得自己帶照應點，她還有個哥哥在城外做生意，不常回來，她很埋怨父母不給她繼續的求學。她祇受過高小的教育，她很歡喜看一些新文學的書籍。

「聽說你已有了未婚妻，是嗎？」她突然地向我這一問，我到怔住了，我想，不認吧！良心上覺得又過不去。

「是的，這不過是家庭舊式的結合，我倆也並沒有甚麼感情，僅時或的通通信罷了。」

我沉了半晌終究是說出來了。

恍惚間好像有一個白衣少女豎立在我的面前，臉上帶着奮恨的怒容，向我質問：

「你這沒有良心的人，你這欺騙人的人。你上次不是發過誓以後再不同任何一個女性發生關係了嗎？那末你爲甚麼今天又在這裏……」我祇是低着頭跪在她的面前乞恕，我好像犯了一樁重大的罪過。

「你在想甚麼？」尖銳的聲音，好像將我從夢中驚醒

「不，不想甚麼」我慌亂的答。

「這是沒有關係的。老實告訴你，我也被家裏許給了一個商人……」她低下頭去不再說了。

「噢……」

兩人都沉默着，心中各有所思。

「我希望我倆能夠做一個精神上的知己吧！」

她抬起頭來向我輕輕地說。

「好，這也是我所希願的，」

「……」

「酒快點吃了吧。」她催促着我。

我不能吃了，頭腦有點昏沉沉的。」

「那末就吃飯好了。」

「好的。」

我心裏祇是感到無限的淒涼和惆悵，我覺得人生真痛苦極了，爲甚麼社會上的人，都要被什麼東西來縛繫，使人不能自由隨意的去達到各人的志願，這是多麼令人痛心失望啊！

「冰！你沉着些好了。我想愛是超過一切的。」她用冷靜和諧的語句安慰着我。

「秋妹！你真的能夠更進一步超過一切的來愛我嗎？」

「能夠的！但是愛是雙方互相去培植的喲！」

是的，我一定要做個愛的園地裏一個忠實的園丁。」

「真的嗎？你能敵得過惡勢力的攻擊嗎？」

「敵得過的。」

「你不怕你 Wife 的……」她用嫵媚的俏眼望着我，

取笑的說。

「我是不怕的，你呢？」

「我也是不怕的。」

「真的嗎？」我追問她。

「真的！冰！難道你不相信我嗎？」

「相信你。」

她得意的笑了。我也笑了。我這不由自主的手又伸過去了，我緊緊的握着她的手。我感到一種說不出的快意，如同電熱的交流。愛的焰火正在各自的內心裏勃勃地燃燒着。一直等到門外有脚步的聲音，我倆才輕輕地放手。她

的兩腮現出朵朵的紅雲。

茶房走進來了，將賬簿遞給我。又捧上一盤熱氣騰騰的小手巾。我倆擦去嘴上的油跡，付了一張五塊錢的鈔票，我便同她走出來了。

「呀！七點鐘了。」她望着那豎立雲霄的電光表，驚慌的說。

「乘車子吧！」我說。

「好的。」

十幾個勞苦的江北車夫，都一齊圍上來爭着要我們乘他的車子。於是我倆在就近的兩部坐下了，兩個年青的車夫，很得意的拖着我倆飛也似的跑去。

我坐在車子上精神是異常的疲倦，腦海中祇是昏昏沉沉的，我祇是回憶我倆適才的情意，陣陣的晚風拂到我的臉上，使我的週身感到一種清爽的快意。

今天的遭遇真是太湊巧了，這是我二十年來第一次嘗試到愛的甜蜜，我覺得我是一個愛情花下的幸福者了。

唉！幾年來過着飄泊流浪的生涯，從來是被人們所唾棄的。然而，如今呢？我居然被一個少女愛上了。這樣一

位溫柔而美麗的少女呀，我真幸福極了，我幾乎要狂笑出聲來。

……假使這事要被遺聞曉得了，那，那是多麼的可怕啊！她不要恨死我嗎？而且，我倆馬上便有決裂的可能。但是，這也不能完全的怨我，她近來對我是如何的冷淡啊！連一封信也不寫給我了，啊！我明白了。她是一個富有虛榮心的女子。她的腦筋中充滿了奢侈的思想，燦爛的黃金，已繞花了她的雙眼。她祇知道將來要博得一位醫師的頭銜。她早已斷定了我將來沒有供給她生活的能力。啊！我是一個社會上最卑弱無能的人了，我那能夠和她去配合呢？哎！完了！一切都完了。我是被人類所唾棄的賤物。然而如今，我又被慈悲的愛神收留了。我將我這殘缺無依的靈魂，整個的寄托於她吧！我將永久地偎依在她的懷中，受她的撫慰吧！

「冰！你走那裏？」我突被這清脆的聲音驚醒，我定神一看，啊！到了新北門了。

「你走那裏？」我迷迷糊糊的反問她。

「我從這裏一直去。」她指着這正南的一條馬路。

「那末我便朝東去吧！」

「好！明早會吧！」她微笑的說。

「明早會！」我向她微微地點點頭。

無情的兩個車夫，將我倆活潑地便分開了，遠遠地她還在看我，我向她招手，她祇是微笑。這可恨的車夫，這時偏跑得分外的快，她的倩影已漸漸地消逝了，然而，我還在回着頭漸漸的望哩！

在這紅光觸天返映於大地的馬路上，有陣陣的熱風不時地吹來，汽車無間斷地駛往上下，塵灰便接着飛起，夾着一些汽油的烟味，衝進了鼻腔，使人頭腦有點昏，回視那巍然高立的洋樓，排列在兩邊。陣陣歌舞宴會的歡樂聲，從窗櫺中蕩進我的耳鼓。電車的銅鈴聲，汽車的喇叭聲，工廠的氣笛聲，和那些苦力的車夫叫喊聲，一切的一切，都表現出污濁繁雜都市特有的情調來。

在灰白色的馬路上，我昏昏沉沉地躺在車子上，任着車夫將我一上一下的拖着前進，我的腦海中還遺留着適才的情意，我真不相信我今天的遭遇，是真實的事實呢，還是幻想呢。

脫稿於滬濱警獄。

街 頭

Alfred Sutro 作
盧 月 化 譯

劇中人

馬賽約瑟夫

瑪麗（他的妻）

時間

現在

佈景

在倫敦窮人區的一隅，一間地窖內，除三兩條破了的椅腿，及石板上擺着的一張破爛的褥子外，有一只舊衣箱，一只笨重的木箱及雜亂的鍋子瓶子之類，未經粉飾的牆上，幾乎被泥濘濺過的裂縫所佔滿。靠近門旁，是一扇窗子，兩片破了的玻璃，用紙張補着。

在那褥子上睡着了小孩，有件破外套蓋在身上，瑪麗彎了身子輕輕的唱着催眠歌。這個可憐的母親，看去依舊很年輕，而且曾經很美麗過，現在却是面龐憔悴，完全沒有了血色，眼眶已深深的陷入兩個大圈。一件補滿了碎片的衣服，清潔的穿在身上，很惹人同情，室內惟一的光線，

是從地層窗透進來的一絲暗淡的路燈的光。約瑟夫垂頭喪氣的拖着腳進來，他的衣服，顏色已退盡了，穿着完全和乞丐一樣，要不是他臉上一條條的飽經風霜的綫紋，還是個可愛的青年，他踉蹌的進來，十分疲乏，在門檻前，像狗一樣把他淋濕了的衣服抖了幾下，瑪麗搖着手告訴他小孩睡着，然後熱情地跑到約瑟夫面前，當他垂頭喪氣的臉對着她的時候，他的頭也沉了下來。

瑪麗 （渴望着他）沒有，約瑟夫？

約瑟夫 沒有，連一個小銅子也沒有！同昨天一樣——唔，比昨天更壞，昨天我還帶着幾個小錢回來，你呢？

瑪麗 一位太太拿了點吃的給米尼——

約瑟夫 （真誠的）祝福這位好心的太太！

瑪麗 像餓頭樣的，約瑟夫——

約瑟夫 感謝上帝！米尼可吃夠了？你呢？

瑪麗 米尼吃剩了的一個，我吃了。

約瑟夫 那位太太可有給你什麼？

瑪麗 教訓了我一番，說我這樣大冷天，把孩子帶到外面去。

約瑟夫 （刻薄的笑着坐在椅上）呵，哈！總是這樣現成

！他們那裏想到旁人餓肚子，別人的妻子小孩凍餓在家裏！

瑪麗 （手觸着約瑟夫的肩）呵，約瑟，你濕得這樣！

約瑟夫 三個鐘頭以前，簡直傾盆大雨，天呵，又是這樣冷！我們可以生點火嗎？瑪麗。

瑪麗 用什麼？約瑟，

約瑟夫 （四圍看了一下，拿起一條破椅子，用力地向牆上把椅腳敲下）用這個吧，可讚美的家伙，這樣堅實，這樣合用，（說着，已把椅子敲斷）記得我們還像人樣的時候，出了牠身所費三倍的價值，把牠買了來。仔細想想那可憐的苦力吧，苦得和我們現在一樣的那種人，他們用血汗做成這樣的

椅子，供給剝奪重利的資本家，他們把牠加重了價值，再賣還給窮人，幾次的轉回，那一羣可憐人的血汗已變成了資本家惟一的肥料。

瑪麗 （從木箱裏拿出一張破報紙）拿去，約瑟。

約瑟夫 這樣我們可以有火了，（把報紙約略的看一下瑪麗從桌上拿來一盞燈）日常新聞！唔，在報紙上講得天花亂墜，說我們是世界上最快意的人民，呵，多驕傲的英帝國，太陽所能照到的，都有我們的土地，可是假使今晚上一盆山芋拌臘腸，我願意把及不列泰去換了；假使有人能給我每星期一鎊的書記職務，也儘管讓俄國人把印度拿去，（說着，小心地把報紙放在木片底下）好，讓牠燒了吧，有洋火嗎？瑪麗。

瑪麗 （把洋火給約瑟）約瑟，當心用牠，只有二枝了。

約瑟夫 （從衣袋裏摸出煙斗）一位巡警給了我些煙，聽我不要討飯，整整的一天，這還是唯一的同情話，呵，我聽了只是感激，只是難受，（吸着煙）

我的全身已濕透了，冷氣一直跑進我的肺心，脚凍得已不像我自己的了，鼻子和頭像煞也脫離了關係，（伸了伸懶腰）對了，烟真是我的恩人！他的力量，使我死去了的身子漸漸恢復知覺，靠近火爐些，瑪麗，快半夜了吧？當我離開這可憐的家時，天剛剛亮，在街上漂泊了一天，除出那警察給我點烟，什麼都沒有得到，在溝渠裏拾得的一塊濕麵包，做了我的中餐，皇宮咖啡館廚房裏發出來的烹調香味，做了我的晚餐，這樣我過了一天。

瑪麗

（拍拍約瑟的手）可憐的孩子！

約瑟夫

我在羅賽戲院門口，站了一個鐘頭，想在戲院散出來時，幫他們叫車子，賺幾個錢。呵，溫和的，華麗的，快活的一連串的出來，坐上馬車汽車到賽伏及卡爾登飯館晚餐去了，那裏瞧見整百的和我一樣餓着肚子的人正在渴望的對着他們。呵，他們亦一般的，充滿着快意去吃晚餐；我呢，全身淋濕站在一邊，躲避忙亂的車子，凶惡的

巡警，而且不時的聽那粗暴的罵聲——滾開，懶鬼！

瑪麗

我們不該受這種侮辱，我們沒有做錯什麼，約瑟。

約瑟夫

（怒氣滿面）不該？我一向來做錯什麼？我想做工作，機會沒有讓我做，有什麼辦法；我相信，我有的是高尚正直的品格，但是，這有什麼用！一部份應該歸罪于我，我把積蓄着的都吃完了。

瑪麗

呵，約瑟，我希望我死了就好！

約瑟

剩我一個人？瑪麗，你不應該這樣想。偉立夫人怎樣？沒有繳房租，生氣了沒有？

瑪麗

當然她希望着我們的房金，她們自己也窮得可憐，但是她說過，她不願把我們讓出她的屋子，我想明天跑去她女兒那邊做火柴匣子，每天賺一個先令。

約瑟夫

一天一先令，好極了！（用力的吸着已完的烟斗，然後嘆着氣放下）我也打算過，今晨跑到凡司戴想去找一個打掃夫的工作，但是在我之前已經

有三十人簽好名等着，在上帝的宇宙內，我幾乎每個機會都候過了，不是人家先我要了去，就是沒有空的機會，還說不要討飯，不煩擾有錢的大人們！好吧，一個先令一天，十四個先令一星期，瑪麗，我們做吧！

瑪麗 並不能有一個先令，約瑟。當然，漿糊及零碎的紙片，得自己添補，而且在有薪金以前，還得須幾星期的學習。

約瑟夫 這樣嗎！那末在這幾星期內我們吃什麼？唉，一個好好的英國人，懂得三國文字，懂得簿記學，但是除出餓，什麼都沒有，

瑪麗 (靠近約瑟) 約瑟——

約瑟夫 (轉向她) 唔？

瑪麗 約瑟，我們已經用盡我們的力量向各方面試過，不是嗎？

約瑟夫 宇宙內那一樁事情我拒絕過？那一件事情我說過不願？那一個機會我忽留過？

瑪麗 (慌亂的不自然的把手放在約瑟的眉上) 約瑟——

約瑟夫 (注視着她) 唔？這是怎麼？說明白了，瑪麗，

瑪麗 (不安地跑去褥子底拿出一只袋給約瑟) 就是這個，約瑟

約瑟夫 (驚奇) 一只錢袋！

瑪麗 (點頭) 是的

約瑟夫 你——

瑪麗 拾得的，

約瑟夫 拾得的？

瑪麗 (很不自然) 在路上，是的

約瑟夫 在路上？怎樣拾得的？呵，上帝，我是怎樣感謝你呵！我們可以不再餓了！

瑪麗 天下雨的時候，約瑟，我到站裏去躲避，那邊有個書舖，我正在看米尼看畫片，有位老太太買了一張，付過錢，把錢袋放在櫃檯上，正在整理她的衣箱有一個人和她講話的時候，我不知道怎的，已和米尼離開了那裏——

約瑟夫 你已拿了錢袋？

瑪麗 是的，

約瑟夫 沒有人追你？

瑪麗 沒有，我抱着米尼並不能逃，

約瑟夫 怎麼你會這樣做？

瑪麗 我不知道，我是這樣做了。她把錢袋正放在我手

的旁邊，我的手指觸着牠的時候，我還沒有知道

，——不一刻，我是在街上了，

約瑟夫 裏面有多少錢？

瑪麗 沒有看，我不知道，

約瑟夫 沒有看？

瑪麗 沒有，我不敢。

約瑟夫 （很難受）我沒有想到我們會走到這條路！

瑪麗 （失望地）我們不是有許多事情要做？在去做火

柴匣子能夠賺錢以前，我們將化幾星期的學習，

一個月來，你沒有好好的吃過，我也不是餓，就

是將揀得的麵包來充饑，假使袋裏有錢，你可以

去買幾件衣服，我也要添些，反正那位太太丟了

這點也不要緊，她穿的黑貂外裝，看去是個有錢

的人，而且沒有人會知道我們的事，——這袋很

重，我想裏面有不少的錢，

約瑟夫 （機械式的提起錢袋）是的，這裏面很重，

瑪麗 （熱望地）打開看吧，約瑟夫，

約瑟夫 你爲什麼不開？

瑪麗 我正在想，我想或許在路上你碰到了一位慈善的

人，他跟着你回來看你的家，看到我，看到米尼

，於是他就好意的對你說：「這裏是錢，你可以

拿去做生意，」然後我們然把錢袋也送還，

約瑟夫 （依舊機械的提着錢袋）唔，

瑪麗 我們能這樣下去嗎？你又整夜的咳嗽着了，施藥

所拿來的藥又沒有效！假使你有好點的衣服，或

許可以得到工作也不一定，你不是衣服太破，不

敢到許多地方去找事情？

約瑟夫 對了，他們會嘲笑我，

瑪麗 我自己也太不像了，穿着這樣破爛的衣服在街上

跑，

約瑟夫 有什麼法子呵，而且我們的孩子——讓我去看他

一下，

瑪麗 會心，別鬧醒她。

約瑟夫 那邊有火，不會冷，

瑪麗 她肚子餓，等等哭了，怪使人難受。

約瑟夫 你不是說她已吃過饅頭？

瑪麗 還是三點鐘的時候，小孩的食物，不能差時候，

幾夜來她總是哭，我也沒有什麼可以給她，我想

拿了這錢袋，米尼也可不餓了，

約瑟夫 是的，憑什麼不拿！

瑪麗 我們可以替可憐的米尼買幾件暖和的衣服，買點

有滋養的食物——

約瑟夫 (呆站着 忽然手遮住臉，) 賊的女兒！

瑪麗 約瑟！

約瑟夫 不能——當然也有多大幫忙，但是誰想到我這三

個月來，沒有吃，沒有穿，受饑餓，苦惱打擊着

—— 好吧，讓我們看看錢袋裏是什麼

瑪麗 對呵！對——

約瑟夫 (正在打開錢袋) 呵，巡警過去了！

瑪麗 (不耐煩) 沒有事的

約瑟夫 生平第一次，聽到巡警這樣使我驚懼，(當手放

在袋口裏，忽然大踏步的衝出門去，)

瑪麗 (失望地喊) 約瑟！(倒在席上哭泣，約瑟垂着

頭回來) 爲什麼你這樣幹？

約瑟夫 (垂頭) 我不知道——

瑪麗 你把袋給巡警了？

約瑟夫 唔，

瑪麗 你怎樣對他說？

約瑟夫 你捨得的，

瑪麗 什麼地方？

約瑟夫 站上，但是沒有打開過，而且我對他說，我們住

在此地。

瑪麗 我想他會自己留着。

約瑟夫 或許是的。

瑪麗 (停止哭，忽然瘋狂似的喊) 你這個傻子，你這

個傻子呵！

約瑟夫 (懇切地) 瑪麗！

瑪麗 這種愚蠢的誠實，對於你我有什麼用呵！

約瑟夫 (垂頭) 因為米尼，她不能做賊的孩子——

瑪麗 難道比苦得這樣慘的討飯子的孩子還不如？

約瑟夫 或許是的，無論如何——

瑪麗 你甯願給她餓？

約瑟夫 當我聽到那脚步聲時，我不知道怎樣辦——

瑪麗 你是害怕？

約瑟夫 我不能讓你到牢裏去，

瑪麗 (哭着) 快進墳墓裏去了，用的是施捨的棺木！

約瑟夫 (突然地喊) 假使我那樣幹，

瑪麗 (凝視) 到平民工廠去？

約瑟夫 為什麼不？遲早總得那樣幹，

瑪麗 這樣我們就得分離！

約瑟夫 至少你和孩子總可有食物，(握住她的手) 原諒

我，瑪麗，我是這樣的蠢，把錢袋送還。

瑪麗 (頭依在約瑟夫肩上) 你沒有錯，因為饑寒的逼迫

，我出了這樣的事來，你是對的，約瑟。

約瑟夫 (跳着腳，瑪麗驚退) 我並沒有對，我是懦夫，

罪惡，最卑鄙的渾蛋！

瑪麗 約瑟！

約瑟夫 錢在手裏，重新送了回去，可憐得這樣蠢！社會

對於我和狗子一樣，我以什麼理由誠實？幾個月

來，你不是渴望着牠？我須要牠，米尼須要牠，

我們三個人的肚子這樣的巴望着牠去換點麵包！

瑪麗 (手放在約瑟夫肩上) 輕些，約瑟，別鬧醒米尼！

約瑟夫 如果我有衣服，或許可以找到一件工作，脫離這

地窖，而且也可以用那錢去買些東西，我們可以

進店舖，我們可以有食物，有炭——

瑪麗 不必這樣，約瑟，這樣有什麼用？誰知道，或許

我們就可以得到安慰，你不是告訴巡警我們住在

這裏

約瑟夫 想安慰，咳嗽一晚，明天依舊走起，到街道旁邊

，東站站，西立立，看看走來走去的人——他們

是快活，和暖；從辦公室出來，走進舖子去，這

樣磨了我一天，消磨我一世，直到末日！

瑪麗 (依着約瑟輕輕地說) 為什麼子就是現在？

約瑟夫 (驚視着她) 什麼？末日？自殺？

瑪麗 社會不容許我們活着——

約瑟夫 假使我把那錢留着——

瑪麗 現在已經太遲了，而且我覺着很快活，這樣，在上帝面前，我們還是變純潔的手，我們沒有偷盜，我們沒有做他所不喜歡我們做的，我們還可以告訴上帝，我們的死，因為社會不讓我們再活下去，

約瑟夫 (戰慄) 不，瑪麗，我們還得等，不要這樣說。

瑪麗 你不是也這樣想過？

約瑟夫 這樣想過——這是太壞了，當我晚上躺在那裏想到可怕的明天時，就計劃着自己的安息，不過，等着吧，我相信一定會碰到什麼事情。

瑪麗 麼什？又沒有幫忙我們人！

約瑟夫 我想我可以去看看幾個朋友

瑪麗 你不是去找過幾位，他們都拒絕了你——

約瑟夫 我並沒有錯，我不賭博，不吃烟，沒有不良嗜好，可是連小小書記的位子也得不到，自己肚子餓，妻子孩子也跟着餓。呵，天吓，我們所要求的

只有生存呀！

瑪麗 不再談他了，約瑟，我們去睡吧，睡，一切都定。上帝總會比人良善的。

約瑟夫 (呻吟) 不要，瑪麗，不要！

瑪麗 我不能再忍下去，米尼的哭聲也不能使我再聽，她哭，因為要吃。約瑟，我太難受了，我們永遠不要再有天亮吧！

約瑟夫 呵，瑪麗，瑪麗！

瑪麗 這不是你的錯，約瑟。在你可能的，已經都幹了，他們不讓你工作，有什麼辦法，你是十分盡力，有這樣一個丈夫，我能夠滿意的，約瑟，我們這樣做吧，讓我們這樣做吧，把米尼一同帶走，省得留着她受罪！

約瑟夫 (跳起) 瑪麗，我明天去偷些東西來。

瑪麗 他們會給你放在牢裏，而且上帝也會發怒。現在我們似可以沒有慚愧的列他面前，我們這樣做吧，約瑟，我太倦了！

約瑟夫 不能！

瑪麗 你不願？

約瑟夫 不，我可以到貧民工廠去。

瑪麗 你已經看到過那邊的情形沒有？

約瑟夫 唔！

瑪麗 你已經看到他們只能站在窗口，看看世界上一切所不能得到的——人的慾望所及而不是你所能得到的？他們把你帶走，分散自己的妻子，

約瑟夫 這樣比——

瑪麗 我不願這樣做，約瑟，我畢竟是你的好妻子，典質過衣服，穿戴過破爛，我甯願給死我自己，也不願見你離開我跑到平民工廠去！

約瑟夫 不能！我要他們給我東西，即使我被殺了，這也並不是我妻子及孩子的過錯，明天我一定帶回些錢，食物，——明天，（小孩忽然哭了，約瑟停止聲音，瑪麗去拍小孩）

瑪麗 別作聲，親愛的，別哭，沒有天亮，早餐的時候還沒有到。瞧着，爹爹回來後，一切可以不再憂心，你也不致再餓餓了，記着那好吃的餅乾，睡

着，米尼，冷嗎？（除下身上的破圍中，蓋在米尼身上，哭聲漸止。）

約瑟夫（抱鬱地叫喊）上帝，呵，上帝，給我們麵包！

（幕漸下）

★ 凡司載——專為介紹人工的慈善機關。

★ 站——地道火車站

人與黃花同憔悴 春苔

又是菊花時節了！

新春到時畫山茶，等到秋深畫菊花；因為存着這樣的希望，似乎人生還覺有意義。

可是，年年過去，難免成了虛行故事。每年趕到南京，趕到北平，畫一年難一年，因為容易的都已畫過，難畫的仍然沒有新方法來表現。

今年，正預備到北平去畫菊，忽然接到消息，儀彭門外，豐台附近，菊畦數十頃，夏季受暴風雨的摧殘，今年佳種寥寥，更甚於去年。

人事可占花事，喪亂人家有何好花。
人與黃花同憔悴！

文藝茶話

第一卷第三期目錄

| | |
|--------------------------|------------|
| 龐薰栞繪畫座談 | 孫春苔 |
| 詩一首(銅版) | 陳公博 |
| 柳亞子自傳 | 柳亞子 |
| 獻花給我朋友 | 龐薰栞 |
| 上海 | 徐書年 徐仲璠 |
| 咖啡 | 莫佳 |
| 端那德羅之作風及其影響 | 林文錚 |
| 藝術家的修養 | 汪亞塵 |
| 辟拉麥斯 Pyramus 與瑟士白 Shisbe | 郭崇厚 |
| 舊詩漫話 | 錢畊莘 |
| 慮花(續) | 雪夜 |
| 咖啡館裏的彌羅 | 李寶泉 |

南華文藝 第一卷 第十七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九月一日出版

主編者 曾仲鳴

出版者 南華文藝社

南京新菜市五十四號

上海廣東路花園弄二十五號

總發行所 嚶嚶書屋

代理者 各省書各大書店

| | | |
|------|-----|----|
| 預定全年 | 廿四期 | 肆元 |
| 預定半年 | 十二期 | 貳元 |
| 零售 | 每期 | 貳元 |

國內郵費在內 國外每本另加一角五分

| | | | | |
|------|-----|-----|-----|------|
| 面積 | 一期 | 三期 | 六期 | 十二期 |
| 全面 | 十二元 | 三十元 | 五十元 | 八十五元 |
| 半面 | 七元 | 十七元 | 三十元 | 五十元 |
| 四分之一 | 四元 | 七元 | 十七元 | 三十元 |

封內及底外均作特等地位照表五倍收費

京滬綫上下行車時刻表

| | | | | | | | | | | |
|------|-------|-------|-------|-------|-------|-------|-------|-------|-------|-------|
| 夜特快 | 23.00 | 23.32 | | 1.33 | 2.46 | 3.52 | 4.59 | 5.57 | 7.56 | |
| 滬常 | 16.00 | 16.41 | 18.20 | 20.07 | 21.35 | 22.43 | | | | |
| 特快通 | 15.15 | | 16.38 | 17.40 | 18.45 | 19.54 | 20.53 | 21.48 | 23.26 | |
| 滬錫 | 11.25 | 12.07 | 13.23 | 14.35 | 15.52 | | | | | |
| 特快 | 9.25 | | 10.46 | 11.43 | 14.43 | 13.48 | 14.47 | 15.40 | 17.13 | 17.13 |
| 快車 | 7.00 | 7.32 | 8.59 | 9.34 | 11.00 | 12.14 | 13.32 | 14.35 | 16.47 | |
| 三四等車 | 5.30 | 6.09 | 7.35 | 8.55 | 10.32 | 12.55 | 15.13 | 16.29 | 18.55 | |
| 錫京 | | | | | 6.00 | 7.19 | 8.41 | 9.43 | 12.05 | |
| ↔ | 上海北站 | 南翔 | 崑山 | 蘇州 | 無錫 | 常州 | 丹陽 | 鎮江 | 南京 | 南京江邊 |
| 錫滬 | 10.45 | 10.16 | 8.41 | 7.25 | 6.00 | | | | | |
| 常滬 | 12.37 | 12.09 | 10.48 | 8.50 | 7.27 | 6.00 | | | | |
| 快車 | 17.16 | 16.46 | 15.28 | 14.37 | 13.23 | 12.05 | 10.41 | 9.43 | 7.30 | |
| 三四等車 | 21.33 | 21.05 | 19.39 | 18.26 | 16.42 | 15.00 | 12.10 | 0.46 | 8.05 | |
| 特快通 | 17.51 | | 16.36 | 15.45 | 14.43 | 13.40 | 12.33 | 11.42 | 10.00 | |
| 特快 | 23.31 | | | 21.18 | 20.14 | 19.11 | 18.04 | 17.15 | 15.20 | |
| 京錫 | | | | | 0.01 | 22.51 | 21.22 | 20.17 | 17.30 | |
| 夜特快 | 8.02 | 7.34 | | 5.29 | 4.21 | 3.07 | 1.53 | 0.57 | 23.03 | |

滬杭甬綫上下行車時刻表

| | | | | | | | | | | |
|------|-------|-------|-------|-------|-------|-------|-------|-------|-------|-------|
| 夜特快 | 17.40 | 18.05 | 19.01 | 19.32 | 20.14 | 20.41 | | 21.30 | 22.35 | 22.45 |
| 快車 | 15.20 | 15.50 | 17.03 | 17.11 | 18.23 | 18.55 | 19.09 | 19.52 | 21.05 | 21.15 |
| 三四等車 | 9.45 | 10.25 | 11.47 | 12.27 | 13.23 | 13.51 | 14.08 | 14.58 | 16.25 | 16.40 |
| 特快通車 | 9.20 | 9.45 | 10.39 | | 11.48 | | | 12.59 | | 14.03 |
| 慢車 | 7.05 | 7.35 | 8.48 | 9.23 | 10.14 | 10.41 | 11.05 | 11.43 | 13.10 | 13.25 |
| ↔ | 閘口 | 杭州 | 長安 | 硤石 | 嘉興 | 嘉善 | 楓涇 | 松江 | 南站 | 北站 |
| 慢車 | 13.25 | 13.09 | 11.52 | 11.08 | 10.21 | 9.46 | 9.31 | 8.52 | 7.20 | 7.10 |
| 特快通車 | 14.15 | 13.59 | 1.00 | 12.25 | 11.51 | 11.18 | | 10.33 | 9.20 | 9.10 |
| 三四等車 | 16.55 | 16.25 | 14.57 | 14.03 | 13.25 | 12.43 | 12.25 | 11.43 | 10.10 | 9.55 |
| 快車 | 21.40 | 21.24 | 20.14 | 19.34 | 18.55 | 18.20 | 18.05 | 17.23 | 15.55 | 15.45 |
| 夜特快 | 23.30 | 23.14 | 22.17 | | 21.12 | | | 19.57 | | 18.59 |